



素林外索

宣祖舊里

鹽官談遷孺木輯



咸平三年六月詔保州保塞縣豐歸鄉東安村乃宣祖之舊里而
百姓趙加起寔派天潢久安地著雖為疎屬實重宗盟宜佩赤緇
以光白社可在也衛將軍仍賜加起等妻女首飾衣服銀器有差
特遣內侍自保州召加起遂有是命

張無夢講謙卦

真宗召開元觀道士永嘉張無夢講謙卦上曰獨說謙卦何也對
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

王繼宗陷虜

大同王侍中繼宗戰敗陷契丹降之嘗通南書乞和仁宗賜之手

書見黃山谷跋中

甘泉寺寇準丁謂題名

常州府城東北六十里甘泉寺寇準題曰庚午年秋九月平仲南
行至甘泉院僧以詩板示之征遂不暇吟咏代記年月又題于東
楹曰平仲酌泉經此目望北關黯然而去未幾丁謂又過寺詩云
翠影人疎度波光瑟々凝帝家金掌露仙署玉壺冰曉井侵星汲
宵厨向日澄豈惟蠲肺渴灌頂助三乘題于楹曰謂之酌泉祀佛
而去後范諷留詩于寺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祀佛向南行烟
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

馮京辭婚

江夏馮京當世自鄉舉禮部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克佐方
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

持酒散出蒼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

宋三元孫何漢公王曾孝先楊寘審賢馮京

陳曙忠愍

桂林府城西陳崇儀廟秋青征儂智高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以死
非其罪而祀之隆興初賜額忠愍

斷碑

耒陽縣東五里相傳武侯立石誓蠻秋青討儂智高立碑其右後
為雷轟惟存斷碑

程珣除妖珣字伯溫

宜州反獠歐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于是
迎其神以往自宜至龔厓數州矣莫之禁也知州程公使詰之對
曰過潯州守以為妖投奉神之兵于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

礼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于畏官皆莫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及投之乃流去土人方信其為妄

伊川先生家傳

程珣以知漢州致仕年八十五七十時自撰墓志止叙系歷未云予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庶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勛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滴為幸多矣嗟日切不用干求時賢墓志銘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過美徒累不德耳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為有知也

尹洙

尹洙師魯宗史云嘗令光澤歐陽公墓志云郡武軍判官當以墓志為據

非國語

唐柳宗元非國語宋江端礼元虞槃非國語

趙元昊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者斬首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公夷簡時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誥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毋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

趙善瑤自警編

張元昊

張元昊皆華州人又姚嗣宗亦蜀中人俱負氣倜儻有縱橫才嘗薄游塞上有徑略西野意邊帥莫之識遂投西夏為中國患張吳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謀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

韓琦

任福好水川之敗史謂韓琦令之歟傳戒之而諸將乘勝輕敵陷

伏中然而以死報國亦可稱也是真文吏常談耳烏足徵哉元昊初敗劉平石元孫亦以是術凡善戰者必以輕兵先合待其衰而以重兵壓之奇正相生固矣宗以文吏為大帥畏戰往、匿城堡中而以兵命諸將擇一人官高者王之使代帥監兵假帥權輕莫能相制以禦大敵其敗固矣自韓琦三張浚皆然獨賈似道曾蒞舟師而素失衆心見陣動先奔卒以喪國夫師旅繫國之安危民之生死果不可以付文儒而司其事者果不可不自決而諉責于人也哉

李京

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与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于鼎臣求聞達于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叙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我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為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李鎮

鉅野李鎮伯玉官福州通判自號萬如居士嘗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于世曷若無欲于己與其為人所賤不若以賤自安

偽書

葛忱偽李太白書丹陽高述齋安潘岐偽蘓東坡書

禮部韻略

禮部韻略九千五百九十字禮韻續降增一百八十三字禮韻補遺增六十一字毛冕毛氏韻增一千七百一十字劉淵平水韻增增四百三十六字黃公韻韶會增六百七十六字統計韻會萬二千六百五十六字

楷隸五經

宋刻五經正義以趙安仁善楷隸留書之

狗生角

狄青家狗生角

儼宅借書

宋次道家住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儼居其側以便借置當時春明坊宅子儼直比他處為倍

宰相惜才

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文忠荐士稿陳密學章稿范文獻手記虞忠肅翹材館錄

華戎魯衛信錄

蘓頌字容元豐中上曰欲借一書非卿不可以北虜通好八十餘

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朕欲成一書但患邇來修書

者遷延歲月不肯早成頌曰恐須一二年可矣上喜曰果然及書

成賜名華夷魯衛信錄

朱晦庵名臣言行錄

耆英會

元豐五年文彥博以太府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公慕

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尚齒

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令闈人鄭真繪像開府儀

同三司守司徒部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

九河南部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

字君從年七十七太常少卿王尚恭字安之年七十六太常

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秘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

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

夫充天章閣侍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

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

字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

景元年七十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字君貺

年七十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字君實年六十四潞公

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譽故事請入會公以地主携伎樂就富

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以次為會潞公又為

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大中均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六繪像

于資聖院 邵氏聞見錄

遼史國語解

霞瀨益石烈 鄉名諸宮下皆有石烈設官治之 弥里 鄉之小者

捷馬城沙里 捷馬人後也 大迭烈府 即迭刺夷為董 統軍馬 集會

場地名阿主 稱父祖 阿點夷 為的大臣 貴稱夷 為的 夷為畢 即參知 暴

里惡人 捷林 名官 阿廬 朵里 名 貴顯 選底 官 獄 常衣 名北 剋南 剋 掌軍

猶漢南北 林牙 掌文翰 官時 慧 柳 祈雨 射 神速 姑 能知 蛇語 三

剋 言三軍 官 猶 評 穩 治 長官 監 梯里 已 後 諸部 下 官 徒 達 刺 干 剋 副使 麻

都不 後 陞 官 之 佐 馬步 官 名 牙 署 世 燭 名 俱 官 啟 史 佐 官 府 之 思 奴 古

官與 敵 葛 兒 罕 漢北 君 敵 烈 麻 都 官 掌 禮 旗 鼓 拽 刺 官 名 燕 節 雜 禮

史相近 九 奕 首 帳 名 營 乃 捏 伊 呢 朔 旦 伊 里 討 顛 二 月 朔 陶 里 樺 已

日射 兇 討 賽 伊 呢 重 午 賽 伊 呢 奢 之 好 捏 福 耐 首 大 必 里 達 高 重 九

炒伍 倫 討 戰 石 烈 辛 衣 石 烈 令 總 官 弥 里 馬 特 本 陞 官 名 後 所 房 工 即

部 梅 里 官 貴 咸 抹 鷗 之 官 先 離 捷 覽 奚 渤 海 等 瓦 里 官 府 名 宮 帳

抹里 官 府 莫 翰 魯 朵 魯 朵 官 也 算 腹 心 拽 刺 也 幹 耶 魯 益 旺 女 古 金 孤 穩 玉

富為益慈得失得本孝胡木鑿名白眊為網鷺羽楚古詔因者掌北面
莫弗訖又諸部首長稱可敦突厥皇忒里蹇遠之稱撒刺名酒樽吐里
官雜丁黃軍中雜幼黃二十一歲為丁抵桓行馬也外檣松犀蛇角
名雜丁黃軍中雜幼黃二十一歲為丁抵桓行馬也外檣松犀蛇角
一曰篤堂印乘名虎斯稱有力

金史國語解

都勃極烈 總治官猶語版勃極烈 尊國論勃極烈 尊禮優崇胡魯
勃極烈 統領移賚勃極烈 三位第阿買勃極烈 治者乙室勃極烈 迎
官札失哈勃極烈 守官署吳勃極烈 之陰陽迭勃極烈 之職猛安夫
長謀克長百夫諸札詳穩邊戌諸移里董之部落堽若禿里訟察非違
者烏魯古收圍幹里朵事之府治字論出之胎名阿胡迭子長骨赦子蒲
陽溫子益都通稱之烏也九第女魯歡六按答通稱之山只昆舍人
散六字奇子撒答也老人什古乃之濟稱人撒合犖之鰲黑保活里儒阿里

孫揚也答不也者耘田阿土古捕善者阿喜也圍獵拔里速戲者阿禹
合憑鷲者胡魯刺長戶阿合奴兀木頭粘罕心畏可吾亦可盤里合
將指三合鷹也牙吾塔瘍蒲刺都而首石哥里疾謾都哥之癡騃謀
良虎之無賴辭不失醒奴申和義訛出虎容賽里樂迪古乃也撒八
速烏古出猶言再吾里補之畜積兀典明星阿隣山太神也哈丹山
銳阿懶陀斜魯忒隣而峻沙忽帶舟幹論鉄閣母奎針烈刃婆盧
者槌按春金銀木可珠蒲盧渾囊阿里席盆活女罐烏烈戶沙刺
襟活臘胡也色赤胡刺突桓端松阿席里子松孰輦蓮活禹罕羔合喜
子訛古乃文者有斜哥鼠蒲哥難窩謀罕鳥完顏王姓烏古論漢
高純石烈高徒卑杜女奚烈郎兀顏朱蒲察李顏蓋張溫迪罕溫
石林蕭奧也曹字木魯魯移刺劉幹勒石納刺康夾谷全裴滿麻
尼忙古魚幹准趙阿典雷阿里侃何溫敦空吾魯惠烏林答蔡僕

散林 水虎 董古里甲 汪

遼制

宰相凡除拜行頭子堂帖授差俟再取二日出給告敕故官有知頭子事

堂帖食殺之次大行出殯群臣以殺羊祭于路名曰食殺之次

禩祭凡出征以牝牡鹿各一祭之曰禩詛敵也
勘箭車駕遠歸閣門使持雄箭勘箭官持雌箭比較相合而後入宮

北樞密院視兵部南樞密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戶部夷萬畢視刑部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南府宰相總之惕隱治宗族林牙修史書于越坐而論議以象公師北南院以牙帳在大內帳殿之南北又有承應小底局

遼俗東向尚左御帳東向遙輦九帳南向皇族三父帳北向東西為徑南北為緯故為御營為橫帳

大樂調雅樂有七音大樂六有七聲曰七旦婆陀力旦平聲難識旦長聲紗識旦質直聲紗侯加濫旦濫聲紗臘音應聲般贍五聲俟利策斛先聲 遼諸帝鑄銅像在大同府華嚴寺

手書通鑑

司馬溫公手書資治通鑑無一字苟且

歐陽修

歐陽公臨終戒子孫曰予生平以功業文章力詆浮屠一見顯師始知性命之奧方將研究而未逮命已為之奈何汝輩宜自勉毋令後悔 吉安旧志

徐積

徐仲車聞蔣穎叔得廣帥曰廣為雄藩府座出先導以門旗夾以銀槓屠膾人次之他鎮所無也初至蠻酋必以琉璃瓶注薔薇水揮洒于太守不及其他又曰嘗見一俗書云作文用字必用新意如論友若使管鮑則不新矣昔卓王孫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故能致富與俗書正合此說學者宜取法焉楚州教授始仲車先生任十五年

青松社

元豐間周濂溪自南康歸老九江黃太史以書勸友歸宗寺真淨文禪師因結青松社朱晦翁守南康游歸宗寺善應菴華禪師

周子太極圖傳于鎮江鶴林寺僧壽涯

柳拱辰書夫字

永州通判武林柳拱辰熙寧進士嘗雅舟于涪溪山或告以怪

拱辰正襟危坐夜半有物登舟拱辰叱之書夫字于其手遂去詰旦跡之見崖間字跡宛然內鐫涪溪石岩題絕句云涪溪石怪大江邊心記閑將此處鐫向後有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已而僧告以涪山震聲復書聾字以鎮之怪遂滅武陵雜志

王安石

虛名寔行強辨堅意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泥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寔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意此法所以必行也劉元城語錄

蘓東坡竹

蘓東坡寫竹于南安寶界寺壁韓侂胄之黨函之載以巨舟欲獻

侂胄至錢唐而溺 張東海集

蘓子瞻謫黃州歸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也晚又号老泉老人以眉山先翁有老翁泉故云 葉夢得石林燕語

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而足俱軟不能行求入与家人訣而使者不聽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 朱文公与廖子晦書

陳烈

侯官陳烈學行端飭動據礼文嘉祐中召公交荐之福建提刑王陶言烈為妻所訟因詆其貧詐司馬光率諸諫官爭曰烈平生操守出于誠寔雖有迂濶不失守經夫婦不諧則聽之為絕而已何可為橫辱所挫

鄭俠

福清鄭俠在英州歸大慶居士還鄉更歸一拂居士宣和元年忽夢客有称鉄冠道士遺之詩蘓子瞻也寤而嘆曰吾將逝矣作詩二章

劉藻

閩縣劉藻昭信嘗解易有曰見險而止為需見險不止為訟能通其安為隨不能通變為蠱

余允文

建安余允文隱之以司馬光作疑孟數篇其後李觀鄭原著語及藝圃折衷皆肆詆毀乃作尊孟辨三十餘條闢之

李公麟

晁无咎雜詠集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為画岩廊像後東坡南遷

公麟去京師遇蘓氏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盡棄平生所有公麟之画于人不得留

續謚法 宋劉敞

教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摯述而不作曰彭信而好古曰彭隱

居求志曰夷伯夷仁義庶曰淵不幸短命曰淵和而不流曰惠

柳下惠智適時曰俞甯武子進退寡過曰瑗蘧伯玉恭儉好礼曰

嬰晏子清淨無為曰聃耄期稱道曰聃惠而多愛曰僑子產直而

不撓曰盼叔向輕爵守節曰礼季子居敬行簡曰雍孝友時格曰

騫尚德慎言曰适善事父母曰參使能造命曰貢子貢在約思純

曰憲原憲技之敏給曰求冉求勇而知義曰由子路文學博識曰

商子夏容貌矜莊曰張顓孫師信道輕仕曰開漆雕開不得中庸

曰皙曾點言合聖人曰若有子敬慎威儀曰華公西華有德疾憂

曰冉牛伯知德中庸曰伋子路蹈道知言曰軻隱居放言曰逸逸反性

敦礼曰况蒯兼愛尚賢曰翟上同尊儉曰翟子墨救攻尚開曰鉞宗

獨善為我曰居居子危言日出曰周子莊潔白不汚曰皓四言行軌

物曰舒董仲舒簡易名聞曰向劉守死善道曰勝單思寡欲曰雄

子楊審音知化曰曠巧歷絕倫曰衡張平達數知來曰輅管博物多

愛曰遷良史寔錄曰遷

夢李太白

黃山谷謫蜀夜宿歌羅驛夢太白相見于山間曰予往謫夜即即

于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否予細憶集中亡有請三誦

乃得之其一云一聲望帝花片飛百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

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其二云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團山下胡孫

愁杜鵑無血可續泪何日金雞赦九州其三云命輕人鮮甕頭船

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泪南人嘆青壁無梯泣杜鵑

黃庭堅綠菜銘

蔡蒙之下被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為菽蛙蠃之衣采之盈掬吉
蠲饒澤不涸沙磔毛以辛醎宜酒宜餼在吳則紫在蜀則綠其臭
味同遠故不錄誰其發之班我昔蓄雉女博士史君炎玉 按此
銘末句言史君炎玉蓋指眉陽望族史氏女名琰字炎玉髫髻資
穎嗜學蘋蘩綫纈一不介意善屬文雅安張閣少卿出守眉陽聞
其才納為家嗣子履之婦炎玉日游心于編簡翰墨平生游覽之
勝燕咲之適与子履詩酒酬倡格調閑雅久而盈篋手自敘次日
曰和鳴集而少卿之室于山谷老人為姑輩子履寔其親表也因
寓書致綠菜為信山谷珍甚品以贊謝之末句猶古女校書之褒
云此見宋紹興甲戌知縣徐宏中跋

割地

熙寧八年詔韓鎮割分水嶺以北地界契丹東西失地凡七百里
其後契丹復包取南不耕地不臨鴈門遂啟用兵之釁夫宋人所
割分水嶺之地今不可攷矣然嘗登鴈門踰夏屋極目于勿注廣
武之間而知陞山形如人字一脊中分山南據脊則利歸山南山
北據山脊則利歸山北遼人所索必在此地也不然則彼以射獵
畜牧為業每空千百里之地以養禽獸而顧獨奉之于此三十
里間耶夫宋君可与有為者神宗也今其言曰所爭止三十里大
臣殊不究本末夫斥鹵沙磧之場連阡弥望虜所不爭隘塞險易
之間不十數里利害即相望矣神宗但喜其道路之不遠而不究
域民之大限斯惑也已 山西通志

易地

宣徽南院使鄆達鎮郿延夏人欲以塞門安遠易絳州達言非先
交二塞不可與遣其屬與夏使議唯言塞基乃寢其請

昭陵

元豐三年富丞相弼托程伊川草疏論仁宗皇帝永昭陵云往者
營永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暇未能聽事朝廷惘然不知其制失
于迫卒不復深究博訪凡石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
以巨木架石為之屈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為鉄罩重且萬
斤以木為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湏摧毀梓宮之厚決不
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時奈何思之及此曾寒膽
喪其後學陵始為石藏議者竊意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
之知耳今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今祔昭陵因得撤去鉄
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
害云云末自跋云富公見託為此奏願以拙于文辭之再三其意
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惜乎其不果于義也
遂為忠孝罪人

程子全集

程母

伊川先生作母上谷郡君侯氏家傳云在廬陵時公字多怪家人
告曰物矣扇夫人曰熱耳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後
家人不敢復言怪亦不復有獲安居

明道子婦

章氏子子與程明道之子 王氏婦也明道子死章納其婦先生
曰豈有生為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餽送一皆謝遣章欲
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絕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蘓程子孫

蘓軾子孫在六安程頤子孫在英山

楊循吉戶陽客記

孟后詔

哲宗娶孟后詔云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曾隨文潞公貝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耳

程子拾遺

孔文仲彈程頤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物纖巧天資險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

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

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緣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引之跡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啟以無近酒色上意

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為寔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為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閒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日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必勉勉為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遊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体橫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呂申公家傳文仲本以伾直稱然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結憤鬱嘔血而死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薄徒舉以為笑

水心集

游師雄論廟學

武功游師雄景叔張橫渠先生高第舉進士第一為儀州司戶參軍佐郡有善政廟學居郡城西北隅師雄曰西北天地巖凝之氣可以右武不可以興文是不可不遷遂遷于東南

平涼府志

元祐黨人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人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改罪狀第其首惡与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列之石置于文德殿門之東庶永為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頌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彈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繼述之志 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元祐奸黨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

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曾布王若叟梁燾蘓轍王存鄭雍傅克

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安燾李清臣劉奉世范純礼陸

佃並元祐黃履祥符張商英蔣之奇元符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蘇軾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庭姚勛趙

君錫孔文仲孔武仲吳安時馬默錢勰朱之純鮮于侁趙彥若孫

覺趙高王欽臣孫升李周王份韓川顧臨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觀

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楊畏陳次升鄒浩謝文瓘並元祐

岑象求周鼎路昌衡徐勣董敦逸上官均郭知章楊康國葉濤

龔源朱級葉祖洽朱師服並元祐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秦國王庭堅晁補之吳安詩張耒歐陽棐劉唐

老王鞏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仲司馬康宗保國湯或黃隱畢

仲游常安民汪衍余與鄭俠常五程頤唐義問余卜李格非陳瓘

任伯雨張庭堅馬涓孫諤陳邈朱光裔蘇加龔夫王回呂希勣吳
儔歐陽中律並元祐尹才葉仲李茂直吳處直商倚李績中陳祐虞

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平曾蓋楊琳蘇蒨葛茂宗劉渭柴衮洪
羽李斯趙天佐衡鈞袁公適馮伯樂周誼孫宗范彙中鄧若甫王

察趙岫封覺民胡端脩李傑李貫石芳趙令時郭執中金極高公
應張集安信之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高漸鮮于倬張夙呂諒卿王

貫朱絃吳明梁安國王古蘇迥檀固何大受王歲鹿敏求江公望
曾行高士育鄧忠臣神師極韓浩郁貺秦希甫錢景祥周綽何大

正梁寬呂彥祖沈子曹興宗羅鼎臣劉勃王極黃安期陳師錫于
肇黃遷黃俠正許克甫楊肱梅君俞胡良冠宗顏張居李修涂純

熙黃才高道恪曹興侯顧道周遵道林膚葛輝宋壽岩王公彥王
交張溥許安修劉吉甫胡潛楊懷賢董祥倪直儒蔣津王守劉元

中王陽張俊民張裕陸表民葉世英諸潛陳唐劉經國扈充張恕
陳升洪芻周諤蕭利趙越滕友江詢方适許瑞卿李昭紀向訓陳

察鍾正甫高茂華楊彥璋彭醇廖正一李夷行梁士龍並元祐
武臣二十五人張翼李傑王猷可胡田馬田馬稔王履趙希夷郭

子旂任璿錢盛趙希德王長民李永恩李王庭臣吉師雄吳休復
崔昌符潘滋高士權李加亮李玩劉延肇姚雄李二基並元祐

內臣二十九人梁惟簡陳衍張士良梁知新李綽譚辰竇鉞趙約
黃卿從馮說魯燾蘇舜民楊偁梁弼陳恂張茂則張琳裴彥臣李

偁王紱閻守勤李穆蔡光明王化基王道華鄧世昌鄭居簡張祐
王化臣並元祐

為臣不忠二人王珪元祐章惇元符
古今准尚書兵部符偁降勅命指揮立石監司廳崇寧四年二月

日明上虞倪元璐題元祐党人碑曰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
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歛寶錄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
不可滅也嗟乎漢人之欲不毀之更甚于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
數十人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
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福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石
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覺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

蒲宗孟侈汰

蒲宗孟性侈汰每旦割羊十豕十燃燭三百日盥有小洗面大洗
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別一浴至湯五斛

張舜民使遼

張舜民使遼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羨妹名茶古画以為他日必有
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

五經及第

黃州別駕黃詠三年三歲書過目輒成誦大觀二年應童子科赴
闕引見徽宗摘毛詩如南山之壽句詠應聲曰不騫不崩上以崩
字為問對曰詩人之言不識忘諱臣安敢復道上大悅乃歷見後
嬪爭遺以金錢果餅越五年賜五經及第

章惇

章惇從哲宗灵駕至成臯陷于泥淖踰宿而行陳瓘奏之詔落左
僕射知越州

程頤

程頤涪州之行族子程公孫門人邢恕與有力焉御史楊畏攻呂
大防甚力頤自涪歸過襄陽畏在焉事師甚恭
伊川先生之墓洛人畏入党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

尹惇薄暮邵溥出城後至附名焉

趙抃

建寧崇安縣崇溪貫于中城達于南郊逶迤十里趙清獻公抃所
鑿時撤徙民居或譏怨清獻諭之詩曰撤屋成河怨亦多百年
思在怨消磨

張碻

羅源張碻涓老知臨江軍隣郡臨川有清江渡產紙部牒誤為清
江縣下郡日抄餘紙三萬碻申省辨之援坊州杜若為比得報罷

林慶老

政和五年乙未古田林慶老進士第唱名時徽宗頷曰少年臣子
何以老稱御筆塗其老字

陳軒

甌寧陳軒嘉祐八年進士歷知福州卒年八十一暮年嘗謂諸子
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其由昔守杭
州有達官以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此兵年踰七十法不應杖遂
聽其贖達官折簡相責不獲已呼入行決即斃杖下至今吾未嘗
不以自咎也

六柳先生

長汀王宗哲廷俊初調南豐簿歷泉州理掾韶州教授潮陽丞終
灌陽令手植六柳堂前號六柳先生年八十一

溫豫吳天經改名

政和五年乙未惠安進士溫豫耻与偽齊豫同名改曰革又進士
吳天經宣和間詔不得以天字為名改名達老

董敦逸

吉安永豐董敦逸舉進士歷知穰縣弋陽縣俱有惠政元祐中為
監察御史出知臨江軍哲宗復召拜御史上疏辯瑤華秘獄出知
興國軍一統志

李寧畫

高麗李寧善畫嘗入朝徽宗以一奇畫示寧曰臣之筆也上不
信寧折裝背果有其姓名

江贄

崇安江贄叔圭初游上庠著名易學父死序墓築石峯山巔政和
中以八行徵三聘不起時少微星見遂賜號少微先生嘗取司馬
光資治通鑑約舉其大曰節要終隱邑之芦峰

孟子弟子後祀

政和五年三月十四日封孟子弟子樂正子克利國公公孫丑壽

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
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
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項城伯高子泗水伯菴應膠水伯盆成
括萊陽伯季孫豐伯子叔承伯宋史京東路有豐縣承縣承即今
嶧縣
附祀先儒二人昌黎伯韓愈宋司空孔道輔

皇子狀元

政和八年策進士加王楷第一楊州王昂次之以親王為嫌昂昂
為首

大觀茶論

徽宗著大觀茶論云首地倒生之類不一蓋艸木向下而尾向上
也然以茶而先穀粟絲枲木其舛乎

徽宗別號

徽宗上章青詞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
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群臣上尊號曰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
微上宮靈寶至真玉宸明皇大道君蔡條國史後補

決策伐遼

宣和六年將與金伐遼十二月陝西地再大震初命左司郎中黃
潛善往視匿不以聞擢戶部侍郎汪伯彥代之諍怒等州人流第
令在所賑恤而已及期又大震伯彥往視上報不為災擢官伐遼
遂決卒敗宗者二人也以報不寔故史不詳見岳珂程史群書淵
海

欽宗青城

欽宗在青城詔京師曰大金軍已登城歛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
生靈恩德甚厚云云

欽宗在虜營有批字取應用物未云且煩應付仍書名押字又令
王宗沔持御批賜大尹王時雍云某之宗廟公等所悞勉事新主
勿思舊君內中小庫金銀盡搬來以為渡河之費又齋到御批祖
宗創業凡二百年宗廟社稷一旦傾危父子親族不相保痛哉痛
哉皆曰諸公相悞煩內藏假錢一百貫收買下項物出京應付幸
甚幸甚休思舊主善事新君去期有日相見無緣春暄付尚書時
雍

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僧守一為金人邀諸寨問佛法大意甚喜約
以北行僧告歸治裝比還寺浴畢登座別眾坐化人咸異之虜遣
二十一人持香入寺供佛賜金千緡以塋徐夢莘北盟會編

貞婦塚王婉容

徽宗北狩虜迫王婉容為子婦徽宗云好事新王婉容誓不二主

遂別馬虜鄙宋之大臣無然者因祀墓樹碑曰貞婦塚喻吳身文集

北文

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設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米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不聞一錢一帛之入矣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煖氣旋出取柴歸坐火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綉工之類尋常團坐地上視以敗蓆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伎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往來餒病相枕而死

輸幣

欽宗末輸金國帛一千萬沙縣鄧肅以鴻臚寺主簿使虜營留五十日見虜分幣自粘沒唱以下至于步卒分絹各五十匹計朝廷所出之數以千萬為準則盡虜人之數不過十六萬餘况或陣亡或疾病或以事還或隨軍供戰具其得絹亦与粘沒唱等以諸色人所占之數當与戰卒中分則虜人正兵不過八萬當其分也數同物異金人得錦渤海得綾契丹得禪襪之類而九州所得者雜色而已肅言于高宗又云外夷之巧在文書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故遲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自是厥後群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策繁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繁而政事所以益緩也北宋會盟編

李若水

李忠愍公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曰閩大王有書公甚駭愕視其緘云上元城縣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閩雲長押

詰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詣縣由某地逢
着鉄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來与李太尉既覺驚異勉如其言果
遇道士得書公發書其間皆豫言靖康禍及以事涉怪即火其書
作詩紀之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鉄冠道士寄新書我与雲長隔異
代翻疑此事大荒虛公後果貴顯卒蹈圍城之禍其子浚淳記其
事刻之于石 耶魯睽軍志

李若水母 氏康王使金畏金人反渡潛歸道曲周經母莊飢渴
甚向母索漿飲母延入曰官人何來王曰吾為商于磁相間為金
兵劫擄至于此母曰官人非商賈也適有胡騎來追問康王由此
過否吾已詔之曰已過此兩日矣追吏舉鞭擊其鞍道可惜可惜
遂回去大王且安心因進酒食王問其姓氏泣而不言再三詰之
母曰妾之子李若水也死于虜吾兒得為忠臣妾不恨矣妾聞磁

相在邇有宗澤在焉食足兵強天下事尚可為幸大王勉之因出
金銀數兩獻王王受之相泣而別
若水衣帶中詩云胡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危功名誤我
等雲過歲月驚人和雪飛每事恐遺千古嘆此身甘与衆人違思
量惟有君親重血淚紛、染客衣

太學生祭李若水文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太岳必蹶公
人中龍宵臣犬豕賊據床上天子在下公抱帝躬嚼齒大罵公于
是時皆裂髮立乾坤晝昏鬼神夜泣欲贖清鄉人萬其身萬人何
多一世猶輕吾將提長劍而登太華扶浮雲而問蒼天惟泣尽而
繼之以血安得吾清鄉之復然

唐恪

金人僞百官立張邦昌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錢唐唐恪欽叟

署名仰藥死

陸棠

楊龜山先生壻陸棠初見先生容貌莊整端坐不動每來必如此以此善之一日引入書院坐久忽報有客先生出接棠凝坐如故宅眷壁外窺之大致驚異棠別去家人以告先生愈為所取以女妻棠建炎四年建州民范汝為作亂棠入其黨中賊平械棠赴行在道死

張邦昌

張邦昌元符三年庚辰甲科第三人建炎元年邦昌伏誅削其名籍陞是科第四人福清林適為第三人

還鄉橋

徽宗北狩徑豐潤縣西石橋見河水西流忽動鄉思曰吾為亂世之主後世必能力伸此冤令我回京矣因不食而去今名還鄉橋

泥馬

寧津縣北十八里大柳店高宗為康王時質于金後還中途馬斃適野叟牽一馬謂之曰此馬可乘不可飲行至店北馬渴不可制入灣飲水頃之遂成泥矣迄今相傳云泥馬送康王

寧津縣志

延津縣志

蔡京

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胸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以大奸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曉也

陳彥才

平陽陳彥才用中宣和進士與秦檜生辰偶同檜再相注選連江令彥才戲作詩命賤安能比巨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差

此子甘向連江作釣翁後歷知泉州

李文會

晉江李文會端友建炎二年進士權叅知政事後調筠州徙江州注金剛經撰三教通論第御史時劾時賢以媚秦檜故時論不與

李遵項

夏主李遵項先狀元及第

楞嚴要義

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隣省問念佛為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為老卒所課尔東叔曰言誦此三十年矣余間請東叔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沉思久之曰如雞候鳴願瞻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

南渡

高宗南渡至湖州烏程駐蹕召諸侍臣數十人宴董氏樓下賦詩

間勅奉太廟主

涇州間勅為主管步軍司金人南侵勅先守洛陽奉太廟神主歸

于臨安 平涼府志

徐神翁盜行

徐神翁鎮戎軍人今平涼鎮原也人謂之徐賊少為盜取人財物必遺留有道者聞之以為可教以修煉飛昇之術居潛夫山洞中建佑德觀今北城有址焉後召見京師居天慶觀即宋史考之可知已鎮原大抵多盜是謂神翁遺風云

宗澤

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于忠簡及中原克濟而高宗乃無北還意忠簡以中原無所倚因請以信王榛為兵馬大元帥信王

榛者高宗親弟也黃潛善汪伯彥輩輒謂其有異固遂有門下之命雖曰尊任之然寔奪其權家傳國史皆不書其事蓋諱之也宗澤遺表曰心期許國每輸扶履之忠死不忘君猶積忘闕之意魂魄將高于形體精忱願達于冕旒中謝伏念臣猥以朴忠受知淵聖自困蹟羈窮之際付以寇虜往來之衝適過陛下出德元戎登臣粗著勞效坐陳密計俾臣同八規并前後訐謔繕成一冊隨表囊封投進以聞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范宗尹

范宗尹自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叅知政事即以尚書僕射同平章事年三十自漢董賢以色幸年二十四而為太師其後宰相又年少未有如宗尹者也秦檜北歸宗尹力薦

徐學謨春明稿

張仲熊

張仲熊叔夜之子後事劉豫

南相

舊制御膳進一百二十器淵聖減作四十器上即祚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共止一羊不過數品巡幸東南駐蹕郡廨兵火之後屋宇闕隘雖久任亦不損葺中宮未還妃嬪有召位者才二三人其餘宮嬪并有職掌者通不及百人而三丞相則不然李綱私藏過於國帑乃厚自奉養侍妾歌僮極于美麗每宴客肴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厨傳數十擔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贖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銀鑄粧色樣致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呂頤浩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銀飲前戶部侍郎韓杞家畜三妾俱有珠色名聞一時杞死諸大將以厚賂取呂用數千緡得一人號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時呂已六七十矣

趙鼎起于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驟為驕侈別起大堂奇花
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異香數種每坐堂中則四
爐焚香烟氣氤氳合于坐上謂之香雲又艱難以來堂饌菲薄鼎
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逮官寺每日費香直數十緡酒
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
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府什物三千
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鼎必辨而不辨也 朱文公集

羅從彥

羅從彥著遵堯錄八卷手書楷筆自為序俱述本朝事南宋加定
間知南劍州事劉允濟錄之上于朝又從彥止後為修其墓

郭義重

紹興十三年旌莆田郭義重孝行立双闕于所居之前歸白間朱

植所宜木

二星集

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合朱弁宇文虛中弁使金十五年而歸自
題集後絕域三川飽所經客途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
鄧何容比二星蘿葛施松慙弱質蒹葭倚玉怪殊形齋名李杜吾
安敢干載公言有汗青

龍可趙九齡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噉趙九齡次張彥行過
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
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寔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
可人意者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譎傍
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

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
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興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
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之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
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
猶望必中况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
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
京城破日之兆曰嘻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
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于兵抑有所
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于
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
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
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
之心者類如此次張亦嘗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
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
識其人于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過大駕巡永嘉
與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
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
於趙丞相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
志必為曹操丞相疑阻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恭
政周公葵屨為予言其人且曰我嘗荐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
人正士胡為喜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
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于排難解紛倉卒萬變
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
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予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

為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曰嘆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沈沒于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阻于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者奇才輩出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而不大而不終未四十餘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

使金得返

使金得返洪皓朱弁張邵其不返者陳過庭聶昌國馬林滕茂寔崔從魏行可郭光邁

棄地

建炎初河北失恒代汾晉太原等郡河東失真懷衛瀋等郡符禹師潰僅失新復之地楊楚濠泗尚列戍相望聽陽思退撤唐鄧之戍

趙鼎上寔錄

趙鼎上神宗寔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刪出以黃自後進

書率如此例

李士英北朝名臣錄

談遷曰即范冲朱墨史以丞相上之也

太平樓詞

紹興中和議既成義烏黃中輔槐卿題太平樓詞曰瀝血為詞披肝作紙片言誰讓千秋快磨三尺欲斬佞臣頭自恨艸茅無路望九重如在瀛洲興長嘆無言耿々空抱濟時憂休休真可慮才如李廣都不封侯奈伯郎斗酒翻得涼州盡道邊庭卧鼓誰知老子貌誰問誰可邊籌未建建恁太平樓中輔我中禍晚號伯高居士名齋曰轉拙有類稿十卷

秦檜

江寧縣志甲科秦檜政和五年秦熈紹興十二年秦頊秦焯秦熿
俱紹興二十四年頊一甲第三人繫兩府親屬依第一人恩例
秦檜妻王氏封兩國夫人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得者自稱冲真
先生王佐持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號執政不能聽後王氏死竟
奪先生號 陸放翁集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乙丑進士梁勛伏闕上書言北事送遠州編
管丙寅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
亡而渝定議耶

金人張師顏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

秦鉅子野檜曾孫蘄州通判嘉定辛巳金人陷城同知州李誠之
俱死子浚澤上死詔封顯節侯謚義烈

秦檜嘗為密教翟公巽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醉過密与之同
飯于翟奇之後胡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為對云其人類荀
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人
議惟秦抗論康侯益義其所為力言于張德遠諸公之前後秦自
虜中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返論國政康侯有
誦板經筵之召則秦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時已窺見其
微隱一二有難處故以老病辭後秦做事大踈脫則康侯已謝世
矣 朱子語類

陸士規能詩秦檜門客也來自湘楚謁檜以小嫌不与接見見
小相誦其過黃陵廟詩東風吹艸綠離離路出黃陵古廟白帝子
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檜稱賞不已待之如初
東陽曾冠紹興甲戌第二人擢太常博士坐秦檜黨累孝宗時得
旨再試中進士乙科遷知柳州告老轉朝奉大夫致仕

南渡奢侈

南渡後用度奢侈詞臣草一制賜至一二百金

臣虜

高宗稱臣于虜宋史諱不書但謂之和胡銓封事云朝廷守執盡為陪臣桐廬王簿東陽賈廷佐奏亦曰陛下為戎人諸侯臣為犬鼠陪屬

岳飛

岳飛題翠岩寺詩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塞外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散沙漠群兇定被私行復三京迎二聖金首席卷盡擒歸

寄浮圖慧海云滄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尚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游了寧

寄語東 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鳴夢回千里已三更起來獨自繞階行人

悄悄林外月籠明 白首為功名日里松山老阻歸程欲將心事

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饒州魏石山魏石山前寺林泉勝境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為雨釋民憂

貴池縣齊山詩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

送友人詩南渡已三紀衣冠今几存去國教存力全身聖主恩

五岳祠盟記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發從軍歷三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且快國仇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正

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待敵嗣當激勵士卒刻期再戰北踰
沙漠喋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
虞王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寮謁
金仙徘徊暫憩遂擁鉄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虜復
三京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
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
嶇山路殆及千里過柝門西約一舍餘當塗有菴一所問其僧曰
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并幕屬隨嬉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
立廊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烟薨勝景瀟灑寔為
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過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

此即當即結善緣以慰菴僧紹興改元仲春十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縣大營驛題記權湖南帥岳飛被首討賊曹瑊自桂嶺平

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

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

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願蜂蟻之群豈足為功過此因留

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孝宗朝復岳飛官謚忠愍淳熙六年改武穆寧宗嘉定四年追封
鄂王理宗淳祐六年改謚忠武制曰李將軍口不能言聞者流涕
蘭相如身雖已死凜若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
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
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採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意
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

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 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永久
岳飛孝宗初謚忠愍繼改武穆理宗復改忠武已太學中復驚岳
氏降為土神景定二年從監學之請改謚忠文廟曰忠顯 蕭縣志

贈岳雲勅絳侯左袒而為劉氏豈知書牘背之威李廣結髮而戰
匈奴不忍對刀筆之吏既邦誣之昭白豈功令之愆忘故追復左
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雲忠本家傳才為世傑
稟名父之算勝折醜虜之天驕馬革裹屍忠肝可見蠅營集棘奇
禍遽興早悲戰骨之零飛霜豈料戴盆而見白日慰忠魂於拱木
新戎鉞于帥壇庶一節之不磨庶九原之可起噫引劍呼痛世已
知杜郵之冤結草酬恩尔尚思輔氏之報何以重泉之永隔而忘
許國之初心可特贈武康軍節度使餘如故

連南夫

和議初成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知循州連南夫賀表云不信亦
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皆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
爾欺由是得罪

賈廷佐

賈廷佐子野真定人博學多聞剛毅有大節宣和二年入太學會
金人犯關隨父淵扈蹕南渡遂家於東陽登紹興二年進士除左
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時金遣使張通古偕王倫南來詔諭江
南為名廷佐一再上書累數千言書曰臣聞孔子之言曰夷狄之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安於夷者
也夫華夏之可貴夷狄之可賤徑書所載昭然不可誣也恭惟太
祖太宗以聖神武略平定海宇創業垂統為子孫萬世之規模陛
下嗣守基緒適丁艱阻正宜不負所託銳意撥亂信威夷虜功光

祖宗為中興之聖帝倘或委靡偷安專主和議信王倫之說奉夷狄之詔則隳祖宗之大烈所謂安於夷者雖傾三江之水不足以滌其穢後將議陛下為何如王哉陛下以天下之有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稅以為財用有人民以為依附有人才以為任使若以久遠治安為念斷然誅王倫以懲其賣國拘虜使以消其悖禮然後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漢高迎太公之策也奈何捨此數者聽信王倫詭詐之言輕以萬乘之尊臣事夷狄此天下洵所未喻也臣不知陛下將講好稱臣以中興耶將奮發講武以中興耶將聽虜人之命以偷安偏方無復中興之意耶臣為相廬一簿官至微也敢越職犯分議論朝廷大事死有餘責然臣聞道路之口謂王倫賣國要致虜使名江南詔諭是指吾中國謂之江南既曰詔諭必有虜詔以詔陛下如陛下近遣臺臣李宋往江西事体一同其輕辱我宋自古以來所未嘗有昔富弼爭獻納二字至於死拒令王倫為使要虜以詔來不以為怪而謂之功臣是以晝不安食夜不安寢義當弔天取死不忍見陛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為戎人諸侯取笑萬里又不忍見臣將為犬豕之陪屬嗟乎此天也祖宗之天也一朝盡化為夷狄之天可乎此地也祖宗之地也一旦盡化為夷狄之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雖生不如無生之為愈臣所以痛悼於心越職犯分弔天以取死耳臣聞端拱二年太宗以夷狄猖狂下詔求言曰雖朕計之於心固有成筭又念合以衆慮則無失謀應有才抱經濟識洞古今明當今控制之宜通前代備禦之術朕嘗虛心以待前席以談不以流遠見遺狂直加罪嗚呼祖宗之念慮其詳審不妄發也如此况當被疆場將小警耳猶不敢自任以今日虜人不遜名以詔來其

可不與天下共圖之豈陛下自有一定之論畏天下之異議哉大臣臺諫心知其非保守祿位不肯正言但曰此前人之議耳此聖意所至耳國有大辱勢將傾矣莫之能救猶謂國有人乎臣竊料虜使之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河南之故地啗陛下以拜彼之詔此雖三尺之童以為詔我耳天下之氣勢而敵則講和之易成我弱彼強則彼以吞我為心何知之有以項羽之氣百戰百勝約和於漢割界鴻溝已而項羽解兵謂可高枕有溝東之地無何口血未乾張良陳平議以今漢有天下大半此天亡楚之時不因其幾而取之是養虎自遺患也於是追項羽以并天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又若六國之君割地奉秦以求和秦陽和而陰傾之追亡逐北因利乘便盡有六國之地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嗚呼恃強吞弱自古而然狼子獸心尤不可測十有二年之間以和之

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河南之故地戲我盡皆空言無一語信遷延至今遂有詔諭之使萬一拜彼之詔則異日號令必從虜出必將漸令我罷其師退其舍稍忤其意兵有辭而來是陛下歛手以天下與虜將無置錙之地矣不然則天下歸于左社將有不勝憤懣如勝廣輩爭出以競鹿天下亦非陛下有也陛下當彼之時雖悔無及為陛下萬全之計宜如臣策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取陵寢以迎父兄復境土以雪大耻何難之有語曰時哉不可失今虜使名以詔來三軍憤士大夫憤民憤憤莫不願為陛下死天其或者以此激我不可知也陛下若不恤衆心之不平但從委靡從虜則天下圍視而起將不怨虜而怨陛下矣可不為之寒心哉陛下無謂我弱不能與虜角若天已棄雖強於弱若天未棄雖弱於強陛下至此當照我虜說我以和

遂大奮發以決於天漢高帝與楚七十戰敗北者屢矣靈璧之役
室家盡亡滎陽之役賴紀信免徬徨無聊一失職之人身然卒能
致項下之捷以王天下惟至弱者能攻堅強陛下若不自怯決意
用兵欲致中興則席卷胡虜為漢高之勝直易事耳陛下無謂我
將我兵非虜之敵師直為壯曲為老王莽以百萬之衆攻漢有甲
士四十二萬人有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旌旗輜重千里蔽空又
有長人巨無霸者以為壘尉又有猛獸虎豹之屬以助威武史謂
自秦漢出師之盛所未常有然光武于談笑間以兵三千敗之于
昆陽豈以多寡強弱論哉陛下二三將如岳飛韓世忠皆忠義可
使師之曲直又不待言而喻若決意于戰則陛下以少破衆成光
武之烈直易事耳所謂初若易、惟有志者事竟成也臣不勝大願
陛下念祖宗創業之不易思後世清議之可畏斷然有意于撥亂

振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誅王倫拘虜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
民之氣然後下令決意用兵以雪大耻以復境土遂選大臣為大
夫種以治于內召還王庶以監督諸將為范蠡以治于外則中興
之業指日可成与效尤石晉之計萬、不侔也臣聞王庶忠勇有
謀將士無不服其威名此六陛下中興二十八人之一也其可舍
諸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日欲為光武欲為石晉全在陛
下斷不斷之間臣忠義所激雖天取元願陛下試与大臣共圖之
萬一因臣微言反禍為福非臣之幸乃宗社無疆之休不然甘心
受僂訴与太祖太宗耳干冒天威臣無任隕越待罪之至書上以
官卑不為秦檜所忌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
詳定司勅令所刑定官後知處州遂致仕卒贈朝奉大夫所著有
善願集愚齋雜著若干卷元吳師道題其画像云宋史當時內外

之臣如李綱王庶曾開張燾晏敦復魏矰許忻趙雍胡程朱松張漢凌景夏常明范如圭李玘遜方廷實梁汝嘉蘓符蕭振薛徽言之徒章路略見而廷佐曾不得齒名其間豈以小邑下官在所略耶魏炎之集讜議今亦無攷世知誦胡公銓之書而不知有公惜哉

鄴瓊

宋將鄴瓊降劉豫及豫廢從宗弼元本南侵嘗語同列曰瓊每見元帥臨陣督戰矢石交集免胄指揮意氣自若身不避難將士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為己功歟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終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即覆亡已為天幸何能振起耶時以為確論瓊降金歷武寧軍節度使瓊次子權字子興家安陽號漳水野翁能詩文金夫定十年進士官著作郎權子復亨太和丙寅進士官編修

歲款

真宗景德元年遺遼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於雄州霸州安肅軍置三榷場仁宗增至五十萬徽宗宣和甲辰遺金人絹二十萬匹銀二十萬兩綠礬二十萬斤栲栳例五番軍送又代輸燕京稅物絲綿雜物一百萬貫內絲綿並要燕京土產高宗紹興壬戌初講和歲銀絲絹各二十五萬匹兩孝宗紹熙歲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絲絹十二萬匹各重十兩浙絹八萬匹各九兩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禮物金器千兩銀器

萬兩緜緞千匹又有腦子香茶等物及私觀香茶藥物菓子幣帛
襍物等不豫焉外遣使礼物又倍之又起發正副使土物之費
正使五百貫銀絹各一百副使四百貫銀絹同又公使合樂守戲
上節十五金絹十匹中節各十之下節各五之又朝鮮回程宣賜
等費正副使各二十五金并腰帶筇馬回程茶藥各二兩銀合泛
賜在于外

宋先陵

紹興九年方庭實為三京准北宣諭使至西京謁先陵見永昌而
下皆過驚祀泰陵至暴露庭寔解衣覆之歸日痛哭忤檜十月礼
部言永安軍等處今已收復委知軍詣諸陵逐位檢視除永定永
昭永裕泰陵並無損動永安永昌永熙神臺學裂損枳橘柏株
談遷曰方庭寔之哭陳礼部之飾奏並現自見

孔廟像贊

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贊俱高宗撰并書其像李公麟画紹興十
四年正月改岳飛第為太學二十六年刊石於太師尚書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之石在仁和縣學明吳訥
以檜邪說磨去其文特題其後

賜楊沂中存中手書見家藏石刻 原有日月失抄

近降親筆責郟破賊以郟忘身殉國必能体朕此意今聞逆麟親
統賊衆衝突廬壽是天以此賊遺朕俾郟首建奇功之時也郟其
合軍戮力鼓率將士鏖戰取之副朕平日恩顧之厚不可失此機
會併遺後患故茲親筆郟宜知悉

連日聞破賊已從霍丘謀渡若有舟船必不多一行軍兵老小想非
一日可過料郟軍行之速必能及之若是淮水有淺處可以徒涉

而過則王師亦可涉過淮追擊出其不意是一機會即日可稟張
浚審度事勢併力前進是鄉收大功之日也

朕昨在哀迷殆無生意勉從衆請姑視政機觸事無聊悲傷可述
卿朕之腹心義均一體懇惟痛憤可同切於懷宜思奮揚雪吾大
恥故茲親諭所宜悉之

近據諸處探報及降虜面奏皆云兀朮與龍虎議定欲誘致王師
相近汴都併力一戰鄉切須占穩自固同為進止虜或時遣輕騎
來相誘引但挫其鋒勿貪小利墮其詭計俟有可乘之隙約定期
日合力並舉以保萬全

覽卿奏已渡江暫駐兵泗州比得韓世忠報提兵往淮揚卿可審
度事機若當應援即一面策應宜以休國為念勿分彼此岳飛近
奏留王貴等在蔡州已過順昌由淮西前來奏事俟有定議即報

卿知特遣親札諒宜体恚

得岳飛奏措置班

同共相度如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如未可上須駐軍相近敵援
相接勿致為賊所窺卿可急遣人与飛錡議定鄉一軍所向庶幾
不失期會也張俊初二日發次頭初三日起發前去和州卿可星
夜踉程前去會合不可時刻住滯有誤國事具知奏奏四日申時
付所中

得韓世忠初七日奏見駐軍淮陽城下并捉獲淮陽告急天使稱
已乞兵東京南京極力來援卿可與世忠期約擇利策應毋失機
會初遣卿行与岳飛合力令飛方赴行在奏事世忠見已出師國
事一也不得輒分彼此遣此親札諒宜体恚

覽卿十一日奏前去徐州与韓世忠相為聲援兼欲到徐親見世

忠議事深見卿忠純體國在淮陽西北虜人來援恐先犯卿切須
明遠斥堠常為大敵之備仍與世忠勢力相進退之間豫相期
約勿各自為前卻皆成孤軍已親札付世忠密告以專遣卿竭力
應援或令協和以濟國事再遣親札諒宜體恇

兀术復窺濠州朕已降手詔與韓世忠張俊皆於濠州附近剋期
同日出戰卿等若體此意不同前卻卿比之他人更宜為朕出力
想不待朕言也曹勛想已到軍前卿家中平安朕常使人照管報
卿知十日比報偽兵部次渡淮已令光世張俊併兵破賊卿等各
宜竭力協濟事功副朕平日眷待之意策勲第賞朕不敢吝故茲
親筆卿可恇之以上付所中

楊文文字二件付卿可仔細看其間曲折同張去為面說卿可熟
思合如何處置卻令奏來本欲召卿面議恐彰其事所降文字却
付來楊名已送大理寺實禁聽候指揮

昨日行門來鎮射弓前後箭滿不破體殿侍時通卻唱前箭一指
後箭三指並破體卿可理會自今後引呈須管實唱如不實殿侍
決配取證人知委付殿司收

和州賊遁去已降指揮令李顯忠追襲可速追人去與顯忠可惜
不勒膠繼令自去須是連夜前去追趕

若收買堪好可脩作戰船者百姓海舟亦可買二十隻或三十隻
造船匠人並和雇百姓不須役軍兵可先次計料二十隻物料要
在此處江內擺泊若先要錢收買板木便來請每船載甲兵五十
人棹梢在外只可用克敵弓弩可差人於平江府計會蔣燦友
如無錢候人回自別來理會餘貼數錢御前貼請

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殿前司後軍馬潘真於今月初八日恩患

啞中不省人事此是風熱眩風丹三十粒只作兩服用生薑汁少
許調成膏用米水化下冷水大盞內并蒜共半盞來服之看如何
若省人事速來道切不可灸之必死

已令米夏卿支銀三萬兩付卿等第支散隨李橫出戰傷中人并
陣亡人家屬卿可躬親逐一支賜仍子細契勘所失之人數并鎮
江見在人數密具奏來

卿以心膂之寄盡護諸將乃遽形態避未悉至懷可專意指畫惟
委付為荷若有不率令者具名以聞渡不可歌情容庇也除軍事
外不得再有陳情以上付存中

高宗宸翰初做黃庭堅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鄒億年恐緩
急或致亂真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

功臣婦

楊存中故妻陷於金遣人取之以再娶趙氏常置於平江別宅韓
世忠先送到張俊妻送自京西惟岳飛聽妻在楚州世忠令飛取
之飛曰履水渡河之日留臣妻侍老母不期妻兩經更嫁臣心竊
恨之已與錢五百貫助其不足恐天下不知緣也 北宋會盟編

思畊亭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川陝宣撫司自河池移治利州城之西北隅
有亭曰清暉危山東嘉陵江已廢為新之鄭剛中易名思畊亭記
曰覽長江之險思營田之利予寔有感于斯亭夫嘉陵之源發於
鳳之大散旁由故鎮繚繞漁閼循崖而出力不能載自漁閼下武
興浮三泉南流二百六十里至於亭下又順流入閼東走安漢疾
趨於合之漢初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夔峽之道爭門而出回視
漁閼不知其高幾里皆終歲漕餉之所浮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

而淺深自灑瀨逆數至漁閘之樂水號石灘者六百有奇石之虎
伏獸奔者又崎嶇雜亂於諸灘之間米舟相啣旦晝犯險率破大
竹為百丈有力者十百為群背負而進灘怒水激蹄呼相應卻立
不得前有如竹斷舟退其過石而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
也武侯以州廬素定之畫頻年兵出皆以食盡而歸則西南漕餉
之艱蓋千古矣塞卒十萬今皆橐弓捲甲而卧吾誠能借其餘力
雜畊閘外卒以平歲縵田為準不計狼戾第得粟一鍾即減漕渠
三鍾之力此當所臨流之所深念者云、按秘監何畊作剛中
墓志云閘外四州及興府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十頃除
糧種不給外寔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餘所墾田五百六
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始知忠慈思畊亭不虛作

楊愈

楊愈黨秦檜附下固上士大夫歸為肉簡牌言愈傳檜意旨為多
也初守宣城表弟王炎調蘄水令過之留飲醉而謂愈曰嘗于呂
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愈聞之色
如死灰遂番炎不聽去會愈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愈
炎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愈憂撓而死

永嘉葉適作墓志銘云公文武大略經緯條理遠有賈陸遺思近
有歐蘓新意時材不能及也宰相以為州縣常人耳不顧省檜獨
首薦于朝及趙張更遞重任士徒步援引翁愈昂貴然亦不能用
檜卒用之起秘書丞數年預政嗚呼公之不辜檜之幸也在易之
頤所以為頤者初也而以自養為吉四者頤之顛也而以所養為
吉夫養必以正而不以應古人之戒深矣檜能用公而公為檜用
此明於頤吉所以為公惜也

水心文集

宗杲

佛日大師宗杲每往名山七月過蕪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九成曰老僧東坡後身子韶曰師筆端有大辯才前身應是坡耳江鄉志袁宗道曰放杲師生七年坡公方卒恐未是

不封生父

孝宗繼高宗不封其生父

陳亮

鄉人為讎會未胡椒特置同甫羹箴中蓋村俚敬待異礼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厚味有毒已下大理獄矣民呂興何北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寔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鄉鄭汝諧直其冤得免未幾第進士

陳同甫王道甫合墓志銘

葉水心集有陳同甫王道甫墓志銘二人合作古未有也略曰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光宗策進士第一授建康府簽判未至官卒墓家側龍窟馬舖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道甫由乙第薦授藉田令差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又知興化軍罷官卒塋仙壇山北之原鮑叔管仲友也鮑甲而管貴美在叔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毋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上傳而信乎是以併志二人俱志復仇是以併志使而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叙焉

地理

朱伯起酷嗜地理塋妻大芙蓉山云後百年當驗著陰陽精義二

十篇論原起乘止尤詳葉水心序之曰予嘗怪蘓公子瞻居陽羨而莖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水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季通預卜藏穴門人裹糧行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

古人改姓名

漢書劉文伯即盧芳運期曜即梁鴻 三國志馬忠即孤篤 晉書李辰即張昌劉尼即丘沈 唐書楊守亮即訾亮李國昌即朱邪赤心李寶臣即張忠志李忠臣即董泰李抱玉即安重璋李全畧即王日簡成納即鄭禹楊守立即胡弘立又改李順節 五代史殷崇義即湯悅朱友 即康勤李紹虔即王晏球李茂貞即宋文通李繼鵬即閻珪王宗阮即文武堅王宗滌即華洪朱友恭即李彥威朱繼友即桑弘志王德明即張文礼李繼麟即朱友謙李繼琛即康延孝李紹安即袁象先李紹冲即溫韜李紹宏即段凝孔循即趙殷衡李紹賢即房知溫 宋陶穀即唐彥謙趙保忠即李繼捧趙保吉即李繼遷李良嗣即馬植李繼昭即孫德昭李繼弼即董彥弼鄒訢注參同契即朱熹朱說即范仲淹蜀才即范長生 蜀才注易

八仙

鍾離權呂巖俱唐中晚人一云鍾以禪將從周孝侯處敗於齊萬年逃終南山遇東萊王真人得道至唐始出度呂巖 藍采和亦唐人有踏歌以常衣藍衣故名 何仙姑零陵市人呂巖啖以一莖僅食其半遂不饑 韓湘文公之姪 徐純翁宣和間海陵人 曹國舅或言丞相彬子皇后弟美姿容一旦求出家云水抵黃河以金牌抵渡值化陽見而授以道 跛者李孔目尤荒唐神

仙通鑑有劉跋子而非李姓或云諱元開元中於終南山學道陽神出舍為席所食得一跋丐新亡者附其屍以起大都委卷之語也仙鑑呂純陽所度者趙仙姑名何非何仙姑也仙姑何姓者開元中已化去合在純陽前

辛元龍

高安辛元龍慶元進士尉京邑時方侯高之孫與岳飛家爭田歲久不決府委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並不閱視即擬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以謝天下尚敢與岳氏爭田歸于岳卷昇于火時論題之瑞州府志

日本僧記載經

羅大經嘗於鍾陵遇日本僧安覺離國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叩頭佛前祈佛陰相已記載經

一半 鶴林玉露

金王亮詩

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

范成大石經始末記

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止作考異而為之序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顛倒闕訛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小不同而寔通用耳考異并序凡二十一碑其在石經堂中子止之序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于人間至唐太和中復刊十二經立石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猷公成都記偽蜀相母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母昭裔依太和舊本令

張德劄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然後十
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猷又刊孟軻書參焉今攷之偽相寔毋
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劄書周易辛亥歲楊鈞
孫達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明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
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字闕其書亦必為蜀人所書然則蜀
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昭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
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辨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榮嘗對
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其差悞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
授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為便國初遂頒布天下
叔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孰知其謬猶以為官
既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現石經因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
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讐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
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疇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
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
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
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二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
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獨計
經文猶三百二科迨其文理雖石文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
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
在采衛陳鄭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公敬其事而後食
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顛為無陂改春秋鄭公為鄭
亡者世皆識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之亦鑄諸石附於經後
必有能攷而正之者為於上又刻古文尚書而為之序曰自秦更
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乎無聞書契之作固始於伏羲

然變狀百出而不被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
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絕滅中間
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患終不能晦蝕今猶行于人間者豈無謂
耶况孔氏謂尚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蝌蚪既不復見為隸古
此寔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慨想則古書之傳不為
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攷異之餘自得此古文全編于學官乃延
士張貞傲呂氏所錄本丹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
曰與叅之類學者可不知與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
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同附于石經之列以故
勿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奇字者識又安知世無楊子雲時軋
道庚寅仲夏望日序

周顛

張南軒問湘鄉周顛曰舜五十而慕何如對曰此大人不失其赤
子之心也南軒深以為然顛顏其亭曰欽齋

注開之貧約開之字元思金華人

不衣絹帛不食夜飯不雇僕從不喜收買不趨人情不作雜書不
轉假借不轉懇事不為妄費不借人物

麻衣易

麻衣易朱文公謂前湘陰主簿戴思愈作太平州判本第二跋即
其人也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所自作也

麻衣易四十二章云麻衣道者授陳搏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得
之內有曰學者當義皇心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脚足下盤旋

朱元晦祭開善道謙禪師文

我昔從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道

絕徑塞卒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須契悟開悟之語不出於禪我於是時則願學焉丙寅之秋師來拱辰乃獲從容笑語日親一日焚香請問此事師則有言決定不是始知平生浪自苦辛往還之間見師者三見必款留朝夕咨參師亦喜我為說禪病我亦感師恨不速證恭惟我師具正偏知惟我未悟一莫能窺

朱晦翁少年不喜讀時又因憶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昭々灵々一著年十八請學時從劉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整搜其篋只大慧語錄一帙晚年作道謙禪師祭文自悔其浪自苦辛恨不速証或問晦翁今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答云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這裡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又云佛書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因緣之類皆極

精妙故前輩謂孔孟所不及又云金剛所謂降服其心非謂欲過服此心謂盡降服世間一切衆生之心劉元城曰孔佛之言相為終始孔子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次第若出一人第孔以三綱五常為道故色々空々之道微開其端又云孔氏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禍亂必作人無唯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某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出處得力然亦不可謂於佛事不得力

徐氏海隅集

鄒軼

朱文公帥長沙道經平江邑人鄒軼行之來謁云軼雖貧亦嘗廢書年始十七八有志於道未有導之使趨翼之使成者聞竹間先生喬居巴陵承伊雒宗派與友人洪伯時往見之竹間愛其朴寔遂教之曰子歸取四書讀之於立身完心体察久自有得歸讀論

語稍有悟處乃告伯時曰古人為學只是實地工夫學以為己豈
但如俗儒詞章專事利祿哉若論語首篇便教人以孝弟蓋聖賢
事業雖大未有不自孝弟始孟子論堯舜亦曰孝弟而已矣云云
竹間先生平江毛友誠伯明也輒官終於漕港有集行世平江縣志

南園記

韓侂胄築南園屬學士楊萬里為記許以板垣萬里曰官可棄記
不可作也竟卧家十五年侂胄改屬陸游放翁

陸放翁佚詩

寓蓬萊館桐葉吹殘蕉葉黃驛窗微雨送淒涼長安許史無平素
莫恨栖_之立路旁又云古驛蕭條獨倚闌角聲催晚雨催寒殘年
會合知無日猶說新豐強自寬夜還驛舍樓上葵_之初發更斷
雲收雨旋成晴市橋新漲搖燈影驛路殘泥壯履敲闌闌安遷非
曩日情懷牢落感餘生高秋病起猶能醉剝官醅樂太平又云
白頭漸覺黑絲多造物將如此老何三萬里天供醉眼二千年事
入悲歌劍閣曾踏連雲棧海道新窺浴日波未頌中興吾未死揮
江崖石竟頽磨泰和羅鶴應庵隨錄予在友人郭貢士用端家
見所藏放翁墨蹟大書四詩_之字勁麗可愛詩亦立格高鍊放翁
詩集不載故錄之

韓侂胄

韓侂胄娶吳氏 皇后從女亡子以魯頤子為後名珍

奚士遜

侂胄死史彌遠議起大獄大理卿寧國奚士遜諫之曰侂胄誠奸
邪若欲加以大逆非士遜所知由是忤去寧國府志

深衣製度

朱文公編家礼深衣製度言度用指尺復注云中指中節為寸而秦漢楊氏又引說文云周製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為法至於造木之條謂身高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釋者即援文公之說曰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程集與書儀誤注五寸五分弱温公固所謂三司布帛尺即省尺程沙隨尺即布帛尺今以周尺較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即是二說同出一說已不能歸一况諸家有異同者予不肖往在礼院時因更造時享祭器嘗與議斯事而及於尺法院之老吏云庫中有前代玉尺下庫檢束得之其制作極工然較之周尺省尺又復微有強弱廷議以為玉尺歷代襲傳蓋久尤有據遂準用玉尺定下其議乃若淮尺浙尺隨方所用似難準以為法然 尺法非有敲律高下之差不若且從文公之說周尺七寸五分弱者庶有據依

元柳貫春采藻書

父母分塋

朱文公父松莖政和縣寂歷山母祝夫人塋甌寧縣天湖之陽

朱文公興致

吳壽昌曰朱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州一木稍清陰處竟日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紀錄雜說舉輒成誦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其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朱子語錄

唐仲友

唐仲友論春秋本朝孫明復為尊王發微片言隻字必繩以王法其說甚美而聖人之意未必如是僅如酷吏之用無一毫之貨而已夫意之忠厚莫如詩詩亡而春秋作則聖人之意固可知矣以

王法言春秋殆類乎操切繩墨者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善言春秋之意者也春秋之稱微而顯直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此善言春秋之法者也屬詞比事此善言春秋之体者也左氏載事得實春秋之案牘也譬諸用法後人莫得其意得案牘而攷之猶庶幾焉舍案牘而臆測之豈無偶合于用法之意而其事已不可考是則公穀已矣公穀猶尔况啖趙乎况後之諸儒乎

諸葛廷瑞

金人有大喪遣工部郎中晉江諸葛廷瑞與其副偕辭廷瑞奏前者高宗升遐虜來弔喪純用吉禮非可效比孝宗時嘗帖下云備紅鞋黑帶過界審度而用萬一虜恃其強欲以其國之禮加我當預討論使臣可以死守先宗曰天下事唯理所在卿過界但存紅鞋致虜闕足矣越境虜使果以三部人紅鞋為言廷瑞云皇帝新即位聞北朝有大喪不待報哀使至先遣弔祭禮意良厚一事一物皆討論乃行凡弔喪弔者更衣從人寧亦更衣耶方爭時虜使聲色俱厲廷瑞俱折之及抵汴至涿爭如初廷瑞名為動自入燕則三部人悉易黑帶以入虜始服中國有人

畢再遇辭賞

開禧二年北伐統制畢再遇克泗州東西兩城招撫山東京東使郭倪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辭不受宋史

辛棄疾

歷城辛棄疾幼安少與黨懷英同師蔡伯堅筮仕決以著懷英得

坎因留事金辛得離遂南歸紹興未屢立戰功歷兵部侍郎樞密
都承旨晚隱鉛山縣南二里塋分山嶺下党懷英歷翰林學士
承旨善屬文尤工篆籀 乾道壬辰辛幼安告朝廷曰仇虜六十
年必亡虜亡則中國之憂方大身事四朝垂沒為韓侂胄所廢
咸淳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謝枋得作墓誌曰侂胄豈能用稼軒以
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依胄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丁卯不
立朝署者四年官不為邊閫手不掌兵權耳不聞邊議後之誣公
者以片言隻字文致其罪孰非天子嘉定名臣無一人議公誣公
者非腐儒則詞人也今始升公之堂瞻公之像有疾歎大呼于祠
堂者如人鳴其不平自昏莫至三更不絕歎近吾寢室愈悲一寺
人驚以為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
事每以股肱王室經綸之寄自負二聖不歸八陵不祀中原子民
不行王化大仇不復大耻不雪生平志願百不一售公有鬼神豈
能無抑鬱哉六十年来世無特立敢言之士為天下明公論公之
疾歎大呼於祠堂者其意有所托乎枋得倘見君父當披肝瀝胆
以雪公之冤復官職還卹典焉名錄後改正又傳立墓道碑此皆
仁厚之朝所易行者然後錄公言行於書史昭萬世以為忠臣義
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得敬公本心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以隻
雞斗酒酌于祠下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少卿謚忠敏 鉛山崇
義鄉去縣三十里斬馬橋俗傳陳同父訪辛稼軒馬行遲斬於此

晁澗銘

紹定中寧國郡守王繹作晁澗銘皇帝即位十九年歲在壬寅九
月庚辰朔寧國重修晁澗成先是唐大中五年宣帥沈傳師命團
練判官杜牧以梅為秤製作精密應驗不爽中更爰故首尾斷缺

惟存六纛神鳥帽褐服從以虞吏名為吹角猶唐舊物科車之北
壁下別作刻漏不合於古至是命長樂材可大新作畧漏以杜收
秤九重製壺箭吸水減水悉如故智麗譙中鼓角十二青陽朱明
白藏玄英旗以時張之設土圭春視其面秋視其背以二分為斷
蓋一行遺法因為銘壺下曰昔在放勳曆象日星至唐杜牧察驗
惟精權与水鈞而衡始生水落籌浮銅乃發轂二十四籌晝夜踐
更以此无息制彼錯行推輪大中既壞於成淳祐之二爰始經營
土圭測影以覺昏明我為此銘永有法程 寧國府志

金史

翰林叙品在官下元時皆然餘官品在官上 百官誥命女直契
丹漢人各用本字 金皇統元年始御衮冕 熙宗置 金取士經
義易用王弼韓康伯注書用孔安國注詩用毛萇注鄭玄箋春秋

左氏傳用杜預注禮記用孔穎達疏周禮用鄭玄注賈公彥疏論
語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趙岐注孫奭疏孝經用唐玄宗注
史記用裴駟注前漢書用顏師古注後漢書用李賢注三國志用
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
書魏收後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徵隋書新舊唐
書新舊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楊倞注楊子用李軌
宋咸柳宗元吳祕注皆自國子監印之授之學校凡學生會課三
日作策論一道又三日作賦及詩各一篇分南北兩選北選詞選
進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經義五十人南選百五十人嗣場北選詞
選進士七十人經義三十人南選一百五十人 經子史內出題
皆於題下注其本傳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
為舉子之式 太宗歲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用十七

日 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 七年二月
甲戌詔禁醫巫問山遼諸陵樵採 三月壬寅詔軍興以來良人
被掠者聽其父母夫妻子贖之 世宗曰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
兵至則從遼宋兵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
矣雖屢經遷徙而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勁挺敢言直諫者
多前有一人見殺後復一人諫之甚可尚也 中都東城外西燕
王墓金王亮廣京城園墓在東城內大定九年詔改墓城外俗傳
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墓及啟壙其東墓之柩題其端曰燕靈
王舊舊古柩字通用乃西漢高帝子劉建墓也其西墓蓋燕康王
劉嘉之墓也真定蔡珪正甫作西燕王墓辨據墓制名物款刻甚
詳云章宗明昌二年三月癸亥勅有司國號犯漢遼唐宋等名不
得封臣下有司奏以遼為恒宋為汧秦為鎬晉為并漢為益梁為
邵齊為彭殷為譙吳為鄂蜀為夔陳為宛隋為涇虞為澤制可
衛紹王政亂於內兵敗於外其滅亡已有徵矣身弑國滅記注亡
失南遷後不復紀載元中統三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鄂有志論著
求大安崇慶事不可得采摭當時詔令故金部令史竇祥年八十
九耳目聰明能記憶舊事後之得二十餘條司天提點張正之寫
災異十六條張承旨家干本載舊事五條金禮部尚書楊雲翼日
錄四十條陳老日錄三十條藏在史館條件雖多重複者三之二
惟所載李妃完顏匡定策獨吉千家奴兵敗紇石烈執中作難及
日食星變地震氛祲不相背蓋今校其重出刪其繁雜章宗實錄
詳其前事宣宗實錄詳其後事又於金掌奏日女官大明居士王
氏所紀得資明夫人援壘事附著於篇亦可以存其梗槩云尔
太原元好問晚以著作自任金國寔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

張顛為撰述既而為樂夔所阻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錄至百萬餘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渾源劉祁曰金自南渡之後為宰執者往、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懦熟無鋒銜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曰循苟且竟至亡國完顏奴 宣宗築汴梁重城及蒙古兵至朝臣議內城守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敵兵先得外城糧盡救絕走一人不出內城或不測可用於是決計守外城 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繫獄十四年及盱眙守將納合買任降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資倫見買任罵曰國家未嘗負汝何求死不得乃作如此嘴鼻也

杜杲四書

宋吏部尚書杜杲先知安豐軍有功杲嘗言吾在兵間無悖謀無左畫得之四書

菊譜

范石湖著吳門菊譜得自范村者三十六種史正志吳門菊種列二十九種皆以黃為上白次之

彭奩

崇安彭奩少嘗師樞密劉珙及珙主試於南宮初得首卷其文乃奩夙構以發解者珙私喜為奩矣迨拆卷則為蜀中士珙大懊恨

頃之隨得與又於魁卷中珙讀之歎曰此老野狐精也遂登第既
珙詢蜀士何從得與又蜀士謂神寔告之欲及第須熟與文

趙師異

周容齋東野語辨趙師異犬吠村庄事乃太學生以私憾謗之者

陳汝晦

長樂陳汝晦日昭嘗讀真西山夜氣箴作曰須見得冬為四時之
夜、乃一日之冬便是自家向晦入息處

夏明誠

金華夏明誠度元丙辰進士嘗作八詠樓賦序直作沈約詩為是
樓之奪

金道事

昌平西南二十五里駐蹕山金章宗嘗游之鐫曰駐蹕山上有臺

題曰棲雲嘯臺下觀野燎而獵召酋長大人擊毬俄而自擊歎曰

美哉其誰見之須臾群石皆起章宗以酪灌之石頂皆白至今猶

有跡

長安客話

太平二年壬戌孟秋鳳見於武安縣南石聖臺翊日遠近來觀者
無數至臺下一里許高可踰人次六高四五尺餘禽回環衛護皆
成行列人稍前則類鵬鴉之屬者皆怒人莫敢進眾禽盈地上或
飛翔信宿而去所司因上其狀見翰林院編修官左容撰本州鳳
瑞記

盧天錫子美林州人承安庚申登第調汝州梁縣簿在任賓客盈
門及受代寄居僧寺客無一至天錫題壁二首當年門外客如雲
投刺紛、恐後聞今日羈懷寄僧舍灞陵誰識舊將軍又野寺重
來感慨多其如冷煖世情何相看不改舊時態惟有亭、宰

堵坡

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林碧殘霞幾縷紅水窮
霞盡處隱々兩三峯其後流落劉昂贈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
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聲又二頃山田
平欲燕子孫零落一身孤寒隱修竹蕭々雨紅日花稍入夢無秦
娥為之泣下

張宏圖

嘉泰間寧宗以慈懿太后攢陵在湖曲修吉寺時過謁保儀郎福
清張宏圖巨濟上言湖上宴游非怵惕悽愴之意上感悟命鑿御
艦沉之轉官旌一秩

汪立信

汪立信以淳祐七年丁未進士史誤為六年丙午初淳祐元年大
饑知鎮江府吳淵分置粥場浦江黃夢炎時客吳淵所行視諸場

見立信大奇之亟言於淵召語立以為上客

黃文獻公集

費著成都周公禮殿聖賢圖攷

至聖文宣王廟在子城內南門之東前漢文翁學宮故址後漢獻

帝興平元年甲戌太守高朕

音審俗
訛為朕

距今慶元戊午凡一千四年

舊號周公禮殿制甚古低屋方柱上狹下廣與今異制左柱
有高朕修學舍記凡三百四十二字其文紀漢初平五年按史初
平止四年次年改為興平今尚云尔者豈是時天下方亂道梗不通
或未知朝廷改元耳殿有版龕護先聖像立文播画山水龕復有
板壁黃荃画湖灘丘画今亡獨黃画存殿之壁高下三方志图画
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像世傳晋太康中太守張牧之筆
牧子載即銘劍閣者也

嘉祐中王公素命摹寫為七卷凡一百五十五人為成都禮殿聖

賢圖紹興中席公益又摹寫於石經堂凡一百六十八人按續記
可辨識姓名者一百七十三人今貌像宛然者一百四十九人僅
在髣髴者三十二人姓名存者六十五人今仍錄續記姓名於左

盤古 伏羲 神農 蒼頡 黃帝 少昊 高陽 祝融

高辛 堯 舜 禹 啓 稷 契 伯益

夔 湯 高宗 太王 王季 泰伯 文王 太顛

閻天 散宜生 南宮适 武王 太公 周公

成王 召公 仲山甫 宣王 管仲 子產 李冰

老子 孔子 顏回 閔損 冉雍 冉耕 冉有 蘧瑗

冉求 端木賜 卜商 樂歆 仲由 有若 必不齋

原憲 商澤 曾參 南宮韜 史記作南宮括 公治長 言偃

公西歲 家語作公西咸 顏高 家語作顏刻 公西赤 樊須 宰予

高柴 任不齊 漆雕開 顏噲 冉孺 漆雕徒父

漆雕徒 榮旂 家語作榮祁 奚容箴 家語作奚箴 澹臺滅明 琴牢

廉瑀 施之常 公伯寮 秦非 后處 家語作后處 廉潔

石作蜀 家語作石子蜀 邽奕 家語作邽選 巫馬施 家語作巫馬期 廉潔

梁鱣 燕伋 孔忠 商瞿 上商瞿 鄭國 曾卹 公哲哀 詠

作公 壤駟赤 顓孫師原 元籍 家語作元籍 原 公肩定

漆雕哆 家語作漆雕修 魯黜 公祖句茲 家語作公祖茲 步叔乘

左人郢 家語作左郢 顏無繇 家語作顏無由 司馬畊 顏祖 家語作顏祖 相語

申儻 家語作申儻 秦祖 伯虔 顏幸 鄔單 家語作鄔單 懸亶 叔仲會

公孫龍 冉季 秦冉 公良孺 狄黑 蕭何

張良 叔孫通 陸賈 漢文帝 賈誼 文翁
武帝 董仲舒 公孫弘 倪寬 司馬相如

王吉 蕭奮 戴勝 匡衡 王尊 李疆 莊君平
劉向 楊雄 光武帝 鄧尚 張堪 桓温 劉平
鍾興 第五倫 廉范 班固 黃昌 种暠 馬融
李膺 高朕 陳寔 服虔 陳紀 鄭玄 諸葛亮
龐統 董和 費詩 譙周 鍾繇 王肅 羊祜 張華
杜預 王濬 夏侯湛 喬智明 范廣 王尊
謝安 巨石度

度宗手書

度宗答賈似道手書曰師相而不名內有曰寔藉鈞庇伏乞鈞照
等語如士庶之施於敵已者見黃潘跋

賈似道知己

賈似道死泉州木棉庵承天寺僧彬木禪火焚遺骸授其仲子堊

會稽附子岡僧仁思弔墓詩權握三朝位三事祇應知己是僧彬

字民銘

南康縣治刊宋度宗字民銘末云咨爾令長守而勿墜宣朕寔意
斯為愷悌

譚昭寶七歲登第

理宗時茶陵譚昭寶珍鄉五歲能讀五經知為小詞七歲應童子
科中上第其謝啟曰七歲遠離於膝下九經流出於胸中著卦兼
太極之圖蓮矢效由基之射童科雖異文解則同破雲州千古之
天荒駕月殿丹梯之雲路啟傳禁中大異之

張自明入墓

建昌張自明嘉定間知宜州文雅風流迥出塵表日治民事暇則
集諸生論道一日集士民諭曰吾入閔矣士民隨之詣九龍山入

一洞奇香細霽光景殊別於世外有石碑題曰宋刺史丹靈張公之墓鐫磨夙構公飄然而入浮雲半掩峒口漸合今其石門僅容一人側身可進

肇慶府志

洪福

夏貴家僮洪福以功守壽州貴降元遣子招福降福斬之後貴治兵入城衆兵隨入獲福及子大源大淵屠於城內

敖陶孫

福州舊志趙汝愚死敗所敖陶孫哀之以文又揭詩於舊衢左手旋乾右轉坤云何群小肆流言狼胡無地容姬旦魚腹終天堊屈原一死固知公不免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佞曹大怒遣捕陶孫變姓名亡去得免福清郭萬程曰今稱說敖先生者豈非表趙忠定之詩律哉或曰揭之通衢或曰賦於三元樓壁縱筆酒三行而壁已昇去或曰佞曹不之罪或曰大怒判章追捕編管於嶺南至其敗乃登第或曰遂亡命走閩或曰自是游寓贅居崑山蓋二三其說皆大謬不然者矣蓋云或為律詩托之以行知是律也

閩紀

福清敖陶孫善詩以刺賈似道京尹捕之微服遁去後刊江湖集有詔毀之號耀菴先生

福州府志

木棉庵

漳州龍溪縣木棉鋪宋為木棉菴鄭希臣殺賈似道處宋時路遠驛疎寄宿無所有司酌道里中隨鋪立庵命僧主之予以贖田以待過客於是漳南十有三菴木棉其一云

吳休

休寧吳休中漕舉補

教授宋亡不仕題其屋曰殷周雖代而

首陽自存晉宋雖更而陶徑自若

馬光祖

東陽叅知政事馬光祖入明祀金華府學鄉賢祠浙江通志以其附史嵩之奪情起復為劉漢弼所論遂出之

金華府志

真德秀

楊東山曰昔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正何用看此某竦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所謂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乱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寔錄

宋東都以前百六十八年寔錄不過千餘卷 高兩朝僅六十餘年寔錄亦至千卷神哲徽欽四朝正史李燾撰

賈似道募兵檄

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於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証諸不悖理宗四十一年忠厚之澤著於生民先帝一十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 念元溫群從上受邦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七袞之聖躬今天子孤惇之冲質在人情猶知恤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沾危寧無邦國忠臣亦有兩河豪傑若合倡義之侶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尚永堅於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三朝野史

賈似道遊天台石橋詩古竹修終日僧房出翠微瀑為煎茗水雲
作坐禪衣尊者難相遇游人又獨歸一猿橋外急便是不忘機

陳自中

永嘉陳自中丞相宜中弟娶蘭谿楊氏因家焉自中好學善為文
頃刻數千百言悉有理致咸淳戊辰登進士由郡司理擢太常寺
丞會元兵渡江而罷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自中以大都督
府行司馬提兵分守分水關食盡援盡士卒多散亡元軍帥欲降
之不屈朝服南面再拜而死子萍育於外家楊氏元世祖物色宜
中得之奇其骨相厚遇之萍刻意於學兼通梵教亦精騎射賜名
輦真伽刺思入侍東宮日見親幸成宗時吐蕃強盛邊人告警以
萍領吐蕃宣慰使討平之賜上尊袞衣獎諭甚至及武帝朝以其
習西事特命撫寧邊陲初入境甫數十騎整衆而來猝與之遇亟
令從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左右指揮外示閒暇敵疑有伏
懼莫敢前有以白帽揭於竿首者萍引矢一發中之遂驚駭而遁
由是諸部服從不敢叛入朝以功拜大司徒進階銀青榮祿大夫

張鏜

張鏜南軒之後益王立詔天下勤王鏜起兵衡山移檄安化新化
諸獠得民兵數千文天祥帥兵出嶺相與接應既而兵敗被執叅
政崔斌欲降之鏜罵曰今日降而死何以見我祖魏公於地下斌
命述起兵本末鏜奮筆斥罵千百言斌怒殺之

陳文龍

陳文龍知興化軍其本郡也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著至元年月
日心甚愕駭未幾國亡家陷身俘至杭州拘繫於太學將絕以前
夢語故人趙有得同歎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数也皇宋未

亡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適因太學得毋為太
學士神乎果卒墓在智果寺旁葬次日墓即生竹、俱有刺人不
能登興化府志

張世傑

張弘範即世傑後兄弟也弘範三遣其甥往招世傑竟不能得所
謂亮之不來猶瑾之不往也

文天祥不拜丞相

元勅修宋史稱陸秀夫為左丞相文天祥為右丞相然黃文獻公
陸君寔傳後序謂宋亡之事典籍無稽遣使搜訪未至而史成以
之鄧光薦諸家各以填海錄指南錄諸書來上乃知陸公官止僉
樞密院事文公官止樞密使同都督諸軍二公雖嘗拜相力辭不
受而指南錄又文公所自著也予目反覆恭訂悉改舊史之悞程

敏政跋文丞相真蹟

文天祥書

文天祥過淮亂離歌六首邳州哭母小祥其前曰收柳女信痛割
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裡於義當死乃是命
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詩今錄去言至於此泪下如雨其後曰一
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於此為之奈何凡事只
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 一可將此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
語靚粧瓊瑛不曾周全得毋怨母怨徐奶以下皆可道吾此意當
此天翻地動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 一可令柳女環女好做
人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一此詩本仍可納千二哥兄天
祥家書達百五賢妹 天祥弟璧仕元為惠州總管次子陞字遜
志贊清江家為皇慶間授焦賢直學士代祀嶽瀆卒於贛子富延

平路總管博學能文在治多善政

王昭儀

宋末王昭儀北行名清惠請為女道士號冲華

陳烈婦

宋幼主由閩入廣師次厓山陳烈婦屬其子李佳往事之臨別與訣曰勿以我故而懷二心遂趨廣赴水死聞者哀之

謝枋得女

謝枋得女嫁周氏早寡枋得與其母李氏死節遂出奩資作橋安仁縣北橋成投水死名孝烈橋

龔開

淮陰龔開聖子少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如坐無几席一子名俊

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圉風駿霧鬣豪軒蘭筋備盡諸

態一時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籍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於

人而死 吳萊桑海遺錄序

元郝經鴈書

郝經伯常使宋羈於真州十六年嘗繫書鴈足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方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五十九字帛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明年果獲鴈於汴梁至元十一年十二月丙辰伯顏渡江送經還尋卒年五十三按佛經勒那跋弥王生太子迦良那伽黎太子求寶渡海舟沉走黎師跋陀國先時太子在宮嘗愛一雁父勒那王作書繫鴈頸鴈即高翔求覓游彼園上太子作書與父鴈還

勒那王解書知太子存勅令告下黎師跋王又漢籟武在司奴十
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明傳安在撒馬兕罕二十一年

續後漢書

却伯常續後漢書百三十卷序曰晉車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
亡事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予昭烈稱之曰蜀鄙為偏霸
僭偽於是體統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
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裴松之著三國異同用力雖勤而亦不能更
正統休宋司馬溫公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記事至宋晦菴
作通鑑綱目詘魏而以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
文猶用壽書經嘗聞薦紳先生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事梗
不果中統元年召統特使宋告以登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議真不
令進退抱節無為乃破稿發元起漢終晉以終壽書作表紀傳錄
序贊案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注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
目之義例叅校判定歸於詳寔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為僭偽十
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
九十卷別為一百三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
之盛心祛操丕之鬼域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辨奸邪表風節核
正偽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理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

兩至元

元世祖改號至元凡三十一年後順帝稱至元凡七年祖孫同朔
不知其故

許乞假

世祖時左丞呂師夔乞假五月省母許之因諭安童曰此事汝蒙
古人不知

俘倡

中統二年八月乙巳禁以俘掠婦女為倡

文移改漢字

成宗元真元年七月辛卯札魯忽赤文移用國語勅改從漢字
左衽

元時衣左衽今舊家遺像嘗見之

帝師

元帝師發思八史云八思巴又曰八馬皆悞也其制詞稱名班彌
怛拔思發其文始全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闡教宣文輔治大
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大元帝師蓋自府
釋氏以來其光顯尊重未有過者也
王元美書佛祖統載後

黑玉酒缸

萬歲山廣寒殿設一黑玉酒缸玉有白章刺魚獸出沒波濤之狀
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拔都兒

世祖南征號勇十一萬戶留籍漢湘命樞密院即江陵之松滋置
管領拔都兒民戶總管府提管拔都兒言健兒秩視三品

摩訶葛刺神

元祠摩訶葛刺神漢言大黑神也元太祖世祖嘗事其神又號大
護列諸大祠西域聖師大弟子膽巴請立其廟南涿州其伐宋有
神降均州武當山曰今大黑神領兵西北來吾當謹避之及渡江人
往有見之者武當山神即世所傳云玄武其知之矣
柳貫護國寺碑

葛應雷

平江葛應雷善醫著醫學會同二千卷謂醫當視時盛衰守真

張子^和輩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泄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藻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季年醫者務守護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變也

歐陽祐祠

邵武縣西乾山一名大乾山有隋泉州守歐陽祐墓祠、有祠夢堂元草廬吳澄題祠壁曰隋大業十四年戊寅泉守歐陽公官滿歸至此夫婦俱溺水死時楚林士弘長樂實建德魏李密定陽劉武周梁、師都秦薛舉涼李軌梁蕭銳各已僭號割據而唐李淵以代王侑帝於長安是年二月江都有安字文化及立秦王浩五月李淵奪王侑而自帝以隋為唐王世克以越王侗帝於東都公洛人也將安歸乎生蓋不知死矣噫公之心誰其知之後六百七

十七年春二月朔臨川吳澄過廟銘壁題

高麗王祖墓

長樂縣利充山有高麗王祖墓王名空星其父元末任宜州判官生時星墜庭中因以為名父卒高麗王入貢見而器之遂從王歸王後無子因以為嗣乃襲王矣按高麗王父在元末則王入貢當在明初明初入貢其王皆易名與國中本名異亦不知宜星國史是何王也又高麗貢道自遼東不應出閩抑從日本來耶

黃潛

黃文獻在妊二十四日始生甫晬即自免乳見危素墓志

李珪

滑縣李珪嘗收旅殯撫遺孤叅議脫、聞而義之荐為通事及脫脫竄死南海不遠萬里收殯廉訪使以聞旌表之

科舉

仁宗皇慶二年甲寅始定科第之制蒙古色目為一榜曰右榜漢人南人為一榜曰左榜右榜兩場一問經義五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設問用朱氏章句一策左榜三場首明經、疑二問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經義一道各占一經次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末場策一三年舉行省鄉試以八月二十一六日各照地方額數選合格者三百人每色七十五人禮部依前例會試以次年二月初一三五日取中選者百人每色二十五人以三月初七日廷試進士不滿百人闈士則皆赴試於浙江行省元統間名額漸增仁恩典註選大較內胡外華優北人而抑中國閩書元進士科惟仁宗皇慶四年延祐二年五年順帝至元二年十四年十六年六科而已江浙行省元統三十路數千里地三歲解額取蒙古五人色目十人南人二十八人土無可進之路多俛首掾史然以此致位宰執後先相望豈一時氣運然耶金華府志顧清松江府志松江舊隸江浙自延祐設科至是通得十四人進士三鄉貢十一而蒙古色目居其一元之用才於是可見進士完澤溥化漢名沙德潤鄉貢拜普化漢名沙彥博再舉伯顏普化漢名沙景遠帖古蹠尔漢名沙學海徹里帖木兒漢名馬甲申榜馬漢名馬史中丞博野帖木兒漢名沙彥約祖常子漢名沙會試舊二月朔日三日五日後改十二三十五日文宗至順元年仍舊制

戶籍

張鉉金陵志至元二十三年本路抄籍戶口在城錄事司戶南人戶軍站人匠戶無名色戶北人戶色目戶漢人戶儒戶江寧縣民戶醫戶淘金戶財賦佃戶儒戶弓手戶樂人戶無名色戶軍戶

站戶哈刺赤戶舖夫戶 上元縣南人戶儒戶醫戶弓手戶賦
佃戶貴戶哈刺赤戶民戶軍戶志通舖夫戶匠戶水馬站戶北人
戶色目戶蒙古人戶畏吾兒戶回戶人戶契丹人戶漢人戶
○句容縣有禿戶哈戶平章養老戶河西人戶運糧戶怯哈口戶
○溧陽州有打捕戶餘同前歲貢土物溧陽珠子米二十二石

樂官

金時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製自東都不守太常氏奉其樂器
北趨燕都燕都喪亂又徙汴蔡汴蔡陷沒東平嚴寔得其故樂部
人元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 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觀乞增官
登歌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樂戶子孫猶世籍河汴
間僅能諳其鐘鼓鏗鏘不復究其義矣

元官兩名

華亭縣志元達魯花赤養安海牙漢名唐世賢哈迷里氏國子釋
褐出身 青浦縣志載流寓火魯忽達漢名魯得之西域康里人

七真人

寧海州大崑崙山七真人立處机馬鈺譚處端劉處一郝大通孫

不二師王重陽於此

河源 元史

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
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
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總其寔皆非本真元有天下薄海內
外人跡所及皆置驛傳至元十七年命都寔為招討使佩金虎符
往求河源都寔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六十里寧河驛西南六十
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穿隘且舉浸高行一日至嶺西去愈高四閱

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翰林學士潘昂霄
後都寔之弟闕、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
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
詳畧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註其下

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

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

宿也思本日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郡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

之西南二千餘里水送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敦腦兒群流奔驟近五七里

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

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六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

日水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寢大

始名黃河然水猶清可涉思本日忽蘭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小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

出河也里出河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一二日歧為八九股名也孫翰

論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

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

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六耳麻

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

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

日思本日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亮河合懷里火亮

餘里過即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

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六耳麻

不刺其山最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

五日至地名濶即及濶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

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日河

亦西八思今河合亦八思西今河源自鉄豹崑崙以西人險少多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

處山南山皆不穿峻水亦散漫獸有鬣牛野馬狼狽羶羊之類其

東山益高地亦漸下所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

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曰哈刺河自白狗嶺

與黃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刺

北流二百里餘里過河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

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江

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折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

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隸

吐蕃等處宣慰司治河州又四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

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

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過札寨塔失地與黃河

源自鵬撈山之西北三百餘里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

合折而西流與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石州來羗城廊州

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羗城廊州

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羗城廊州

山北水東流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羗城廊州

踏白城銀川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羗城廊州

餘里注浩疊河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羗城廊州

府自羊撒嶺北東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羗城廊州

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

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州石至積石方林

水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

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羗城廊州

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羗城廊州

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羗城廊州

河源自漁陽嶺之南水正西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羗城廊州

過保德州葭州又與州境又過臨州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

合又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

三百里與汾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黃河合

管州冀寧路汾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黃河合

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黃河合

綿亘水勢不可渡南乃折而東流大概河府過潼關與太干大山

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吳澄

吳澄宋咸淳六年鄉貢

戶券

太宗甲午正月減金越十九年壬子北籍始定世祖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越十五年庚寅南籍始定各給戶券

劉因書事詩

卧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

楊奐論祠堂

楊奐與姚公茂書云奐三十時入汴梁得宮室廟社法度於一故老

處又五年因秋比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乘暇請觀寺之西南杜相公讀書堂奐一見知其為家廟也其廟制如世之所謂吳殿也凡石室並在西壁高與人胸臆齊其僧猶以為藏書龕既閱稽古編文信乎其為杜祁公之家廟也汴梁太廟已亥春定課

時有告隱匿官粟者親入倉檢視而倉即太廟也石壁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始祖室三間內附祧廟神主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隔世祖二間內附肅宗一位穆宗二間內附康宗一位太祖以下至宣宗各二間係八室計十六間其神主石室並在西壁東西夾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每一間門一隔一門在左隔在右以上共二十五間近有客曰毛正卿至自保州曾為先朝太祝譚舊事如在目前是日坐客甚衆譚竟與問之曰如公所言其行礼時在秋冬而不及春夏也客問何以知之奐曰以公止見虎席

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則席以桃枝菴枝竹也客曰適在冬耳
與又問公之行禮將屬時享而不及禘祫客問何以知之與曰禘
祫則太祖神主位於墻下而東向焉而昭在於北南向之穆在於
南而北向之公所言而曰太祖神主在門之內南向焉故知不及
禘祫也客謝未嘗及禘祫吁此定論也患不素攷耳

謝翱登西臺慟哭記

始故人又丞相魯公開府南服予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漳水涓
後明年公以公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常往來處悲歌慷慨卒
不負其言而後之游今其詩具在可攷也予恨死無以藉手見公
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艸木
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
蘓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又後四年而
哭之於越臺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先是一日與友人
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溪登岸謁子陵祠憇祠
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
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踣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予弱
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予且老江山人物
賸焉若失復東望拜泣不已有雲從西南來滄浥浮鬱氣薄林下
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竟朝往兮何極
暮歸來兮閨水黑化為水鳥兮有味焉食歌闌竹石俱碎於是相
向感喟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憇於榜中榜人始驚予哭云適有邏
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以記所思薄暮
雪作風凜不可流登岸宿乙家夜渡賦詩懷古明日益風雪別甲
於江予於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別時來

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疑有神陰以著茲遊之偉予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毅具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固良偉其為文詞固以達意亦良可悲已予嘗亦做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知予心後之人必有知予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字其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核桃杯

道士余筠谷為予道丘長春真人事世祖皇帝幸長春館真人方晝寢盤桓久之方寤上曰真人何之對曰臣赴蟠桃宴上曰有徵乎曰有乃袖出核桃大如椀上神之玩不去手命左右持去真人請剖而為杯一以奉上而自留其一上命置萬億庫永為我家鎮國之寶談遷曰宋景濂集載元內庫有桃半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列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後鐫唐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俱金塗之所謂唐子寔宋徽宗宣和二年頗疑祐陵所書宋濂奉制作賦未辨此核非漢武時物也非宋祐陵所書雜書之國多大苑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與今案前錄史所紀必丘真人袖中物後人神之飾以王母賜漢斷無疑也又荔枝木可偽刻苑核

揭傒斯論修史

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

謚杜甫

太監紐憐疏以蜀文翁之石室杜甫之草堂皆列祀典又為甫請謚、曰文貞見張伯雨跋太監詩

吳萊釋迦方域志後序

終南山僧道宣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乞食
營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產甚悉唐藝文志載其目予始從學佛
者游頗究其所為志者蓋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燉煌祁連間
匈奴冒頓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居其地而塞王南君
罽賓塞種分散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類師古曰
塞今釋種也塞釋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昆莫又擊破
之而大月氏西走大夏故烏孫有塞種大月氏種休循捐毒國絕
小依蔥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騫云在大夏時賈人往
市身毒得邛竹杖蜀布身毒居大夏東南有蜀物度去蜀不遠上
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率為西南夸所閉不得通
李奇曰身毒一名天篤即今浮屠胡也按此身毒塞種之捐毒也
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里西至大夏千有六百一
十里故大夏賈人云在其東南虛稱里數至於百千欲以誇漢使
為遠寔一國也漢西域傳止戎捐毒而張騫傳乃引身毒要之烏
孫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而近漢擊匈奴
叔休屠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佛氏遺像休屠王滅張掖郡地將
近故塞國也而身毒及東漢又稱天竺摩騰竺法蘭之徒始持白
氎之像及所譯四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齋戒之祀范曄曰
佛道神化興自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蔥嶺間小
國後漸大或為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蔥嶺以西乃為塞種蔥
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待辨而可知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
萬里號為大國東天竺乃与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
王所居罽賓隋唐之間別曰漕或曰矩吒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

海外扶南林邑又南天竺之隣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末塞種
獨稱中印度印度天竺之梵言猶捐毒也至謂其道則已幾徧天
地之所覆載與夫貫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怪矣哉先王之世道
德同風俗一文為制度悉已度奇言瑰行淫巧異技之人卒不自
容于執法之吏去古日遠民不見聖甚則立枯抱石以為行斃首
裸身以為飾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於傷教害義論大倫而猶不
少顧及漢而後天竺浮屠之教熾然衆之達賢君子反受其法又
文以老莊列子之首且曰史籀嘗紀其異矣仲尼亦嘗許其聖矣
何不可者吁西極之多幻也世之政教陵夷民惟異物之是遷宋
何承天善天文星曆而胡僧所論冬至日晷與天竺占異周白蕪
祇婆善胡琵琶一均之中間有七轂則又得之西域於是西京龜
茲之樂陳於立部婆羅門九執之厝厠於大衍甚者周孔與釋迦
並稱六母慮乎書華旁行而與常編鉄槌之經混為一錄也

吳萊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詞特以其聲為主轂之徐者為
本疾者為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金所謂闋也漢書云樂
家有制氏以雅樂世在太常第能識其鐘磬鏗鏘而已不能言
其義此則豈無其詞乎詞者特轂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
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韶為文始武為五行房中有壽人壽
人後易名安世其詞十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
有聲無詞後世又皆安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寔不全殊也
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為詩賦又採秦
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等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詞而已
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牴牾者多然孝惠二帝夏侯寬已為

樂府令則樂府之在又未必始于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為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詞雖為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具載其詞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為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江左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閑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為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漸闕其能合於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謦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涼龜茲樂倘其詞之淪闕未必止存一曲豈其事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詞而後欲以其詞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詞無復古意至于唐世又以古體為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為

標題下則皆述別事今反形容二禽之美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之和者矣尚可以樂府為哉傳有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與樂固為二事詩以其詞者也樂以其聲者也今則欲毀樂府而盡為古詩以為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於楚漢或有聲無詞其意輒高遠可喜而有詞者反不逮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詞而特以其聲為主者又明矣噫今之言樂府者得毋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鄂君子皙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枻越人謦之曰濫兮怵草濫予昌核泮予昌州、椹州馮乎秦胥、縵予兮昭澶秦踰恹悵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寥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

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蔽則越其詞則楚
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况自今距古千有餘年而欲究
其孰非孰是不亦難乎

宋無

吳人宋無字子虛所著清寒集古人命名古唯冉有今則宋無

夏顏

修文舍人夏顏字希賢震澤人博學多聞至正初客死鎮江殞北
固山有友人見其高車大蓋冠進賢呵殿來言身今為修文舍人
且言生平著書數百卷無好事者收之隣壁攘竊烏鼠噬毀十不
存一屬其人傳之其人敬諾訪其家尚數百篇有考古錄通玄志
等書刊行顏復致謝後舉以自代

朱鬣氏

楊鉄崖集古樂府咏濮州娘諱紅巾賊曰朱鬣氏

鄧弼

秦人鄧弼伯翊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
人隣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數十人昇弗能舉兩
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則必得
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
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
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自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
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
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
非速君飲欲稍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
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

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纏々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
兩生相頷慘沮不敢再有聞弼索酒被髮跣叫曰吾今日壓倒老
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々欲絕後欲馳騁文墨
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
弼言大媿下樓足不能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扶冊呻
吟也泰定間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閣卒不
為通弼曰若不知閨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踏數人殺聞于王王令
隸人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歸無事東海
島夷尚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鄧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
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
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
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
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
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歸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
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能保首領乎曰能王頷左右
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鉄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予陰戒
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
之暨弼至衆禦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亡失已
而烟塵障天但見隻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濺々滴王
拊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々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
一時至此之王鉄鎗云王上章荐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
事不下弼環視四体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鉄肋不使立勛萬里外
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六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後十
年終未二十年天下大乱 鄧弼傳宋濂撰

玉山名勝集

崑山頽瑛園在界溪蜀郡虞集伯生書玉山艸堂瑛春題瘦影在
窓梅得月涼陰滿席竹籠烟遂昌鄭元祐記至正九年秋九月一日
立延陵吳元恭作玉山艸堂詩序詩匡廬于立彦成吳龍門山釋
良琦元璞吳興郟韶九成河南陸仁良貴崑山郭冀義仲清河張
天英楠渠天台陳基敬初臯亭野人王濛叔明句吳李瓚子榮華
亭馮濬淵如會稽楊維禎庶夫汝陽袁華子英淮陽秦約文仲吳
吳華翥伯翔山陰王濡之德輔吳興沈明遠自誠遂昌鄭元祐明
德善任良素吳郡宗東庾東葵雲間陸居仁蜀郡袁凱華亭朱照
瑤雪山人元本九山衛仁近邢臺張玉沙丘泉澄丹丘金翹四明
黃玠伯成砂岡全思誠句吳周砥履道詞則東郭錢抱來作瑣窓
寒詞 趙麟

玉山佳處馬九霄篆額瑛春題翠題新得月玉氣煖為雲楊維禎
陳基各有記詩人不贅

釣月軒京兆杜本伯原隸額瑛春題月華中夜滿雲影一絲懸
芝雲堂吳興趙孟頫子昂篆瑛春題雲蒸瑞氣芝三秀風動天香
桂一枝

金粟影白野達兼善隸額瑛春題波澄月影秋痕冷露浥天香夜
氣浮

書画舫濮陽吳孟思篆額瑛春題書帖画圖浮彩鷁筆床茶灶狎
輕鷗楊維禎有記

春暉樓沈明遠隸額瑛春題花下称觴介眉壽簾前舞影借春暉
陳基有記

秋華亭樵李鮮于伯機書額瑛春題涼月挂簷成夜色秋華滿樹

作天香

澹香亭子昂篆顏瑛春題暖香香淡七夜色月溶下

君子亭子昂篆顏瑛春題

雪巢連蕙善隸顏瑛春題花雨空青迷鶴夢 窓虛白失鷗群維

楨有記

春草池周雪坡篆顏瑛春題

綠波亭沈明遠隸顏瑛春題遠夢生芳艸芳池看綠波

絳雪亭

海棠

聽雪齋杜本隸顏瑛春題夜色飛花合春聲度竹深陳基有記

白雲海范陽盧熊公武篆顏瑛春題

鄭

元祐有記

來龜軒

瑛春題

三山盧昭伯庸

有記

拜石壇達兼善篆顏寒所兼善隸瑛春題

昨日與數客飲至醉今日病酒書以記軾時元祐四年二月四日

也軾頓首昨日快哉亭與數客飲至醉才歸辱簡不逮即答為媿

秦生雪來計尊体起居佳勝新詩甚清剌病酒不敢率易趣韵幸

少寬限否因書見過如何如何不一不一軾再拜忠玉提刑執事

瑛作拜石壇記略曰至元戊寅四月下滿訪尼僧岩叟於東城之

菴故宋周太尉完斷垣之外燕麦中有假山在焉遂披榛約棘

褰衣而登其上羅立諸峯已為好事者挽載而去獨有一石似壁

而尖其左股上有老坡題識易之以粟歸而立諸中庭明年奎章

閣鑿書博士丹丘柯敬仲奇之再拜題名而去於是砌石為壇字

曰拜石後三月御史白野達兼善來觀篆拜石二字於壇又隸寒

所至正乙未冬周履道秀才自梁鴻山携贈老坡手帖讀之乃答
忠王提刑快哉亭飲 上有買秋聲秋即其詞巧記不甚省攷
諸雜錄忠王乃王規父姪孫先坡在維揚後坡渡江答其詩及君
未渡江過我勤忠燭之句云

右仲瑛亭館題咏集朱性父家藏錄本弘治元年八月中秋日吳
郡楊循吉跋

仲瑛子元臣事張士誠水軍副都萬戶瑛封武畧將軍飛騎尉錢
塘縣男從子元佐

侍妓丁香秀瓊英小踏桃素雲小瓊華南枝秀小金縷
禁酷

元三月始禁酷見杭州進士郝經仲謹詩

劉秉忠識墓

太保劉秉忠祖康懿公 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西南先賢村嘉

靖間盜發內有石載盜李淮名事聞於府捕之劉氏伯仲精于數

學故能前知云

田誠

南塘田誠登進士元貞二年任東安知州清介自持無異於農士
詔進征南元帥初來赴任不携妻孥只買二鶴為友及去任乃曰
壽春留犢吾何可携鶴以歸

山水紀蹕

至正十一年六月雲州大風雨山水碎至時帝駐蹕其地車馬人
畜漂溺一空脫 抱皇太子登山以免 寧府鎮志

必蘭識納里

元初必蘭識納里貫通三藏及諸國語凡外夷朝貢表箋文字無

能識者口授如流略不停思更古所未有

倪迂

倪雲林作十萬圖款署至正癸丑元亡於丙辰逾癸丑三年耳雲
林為吳人尚仍至正甲子其不忘所自如此見侯朝宗記中



